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九十三
九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二十二 史部

經義考卷九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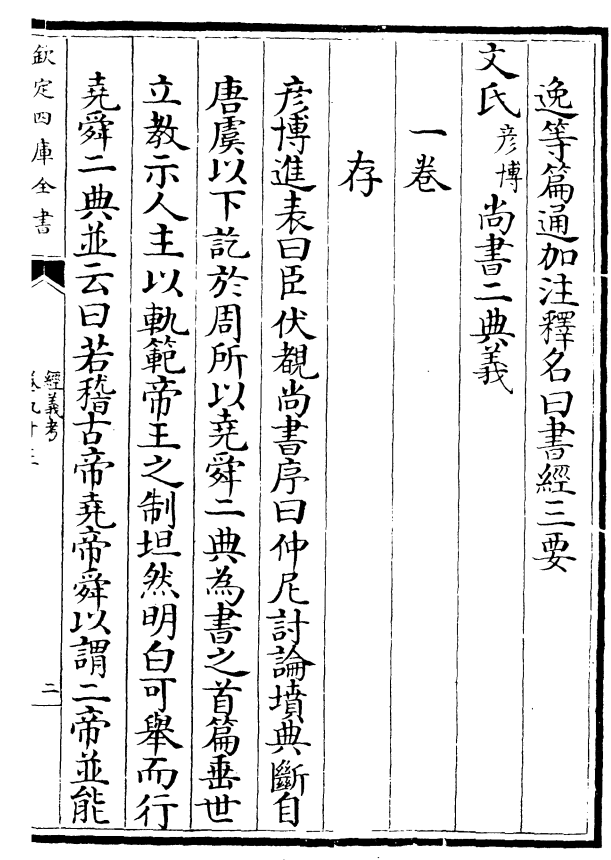
世宗皇帝書經三要

三卷

未見

黄虞稷曰三要者臯陶謨伊訓無逸三篇也嘉靖四

年十一月帝謂周書無逸一篇與聖祖御注洪範一篇皆治天下大法因命輔臣撰序刊布大學士費宏等言皇上勵精圖治眞與聖祖同心一德茲欲刊布亦宜依御注洪範體式因經分注直解肯綮繕寫成書以備觀覽已復有㫖再注伊訓及二書分為三冊共為一書宏等請以洪範居首次伊訓次無逸以洪範雖演於箕子而原出夏禹且注自聖祖序之先後宜然已乃帝製洪範序略一篇後將皋陶謨伊訓無



逸等篇通加注釋名曰書經三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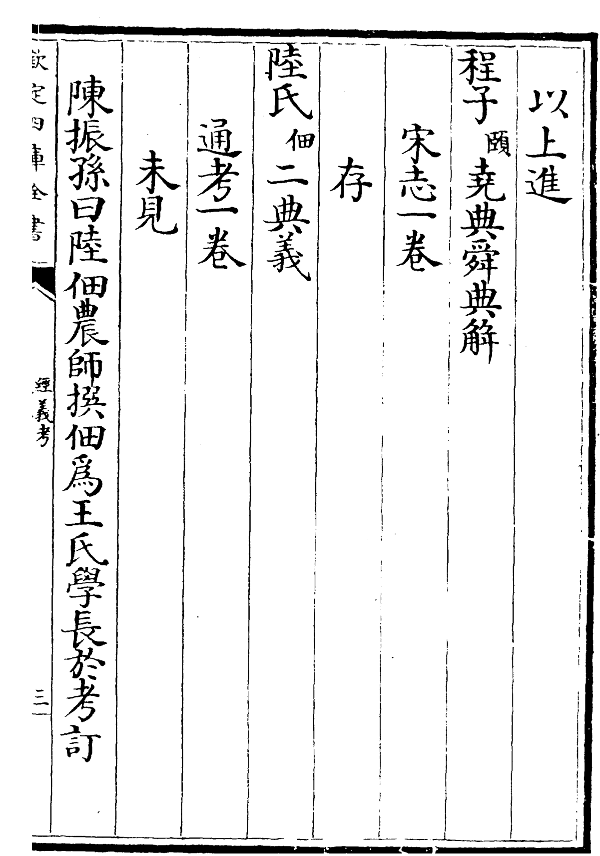
文氏彥博尚書二典義

一卷

存

彥博進表曰臣伏覩尚書序曰仲尼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所以堯舜二典為書之首篇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堯舜二典並云曰若稽古帝堯帝舜以謂二帝並能

順考古道而行之乃知人主之聖必由稽古恭惟皇
帝陛下日御經筵集講官說尚書蓋聰明文思稽考
古道垂意於安天下之民天下幸甚臣以衰殘忝位
保傅得侍經閣為幸已深又不自揆輒於二典之中
采掇事義數條兼以訓傳或理有切近治體亦以愚
短之義附之庶幾粗有所備夫以齊之霸國而孟軻
陳堯舜之道於齊王之前欲勉進之今臣遭堯舜之
時陳堯舜之道固其宜矣臣愚不勝區區之誠謹錄



以上進

程子頤堯典舜典解

宋志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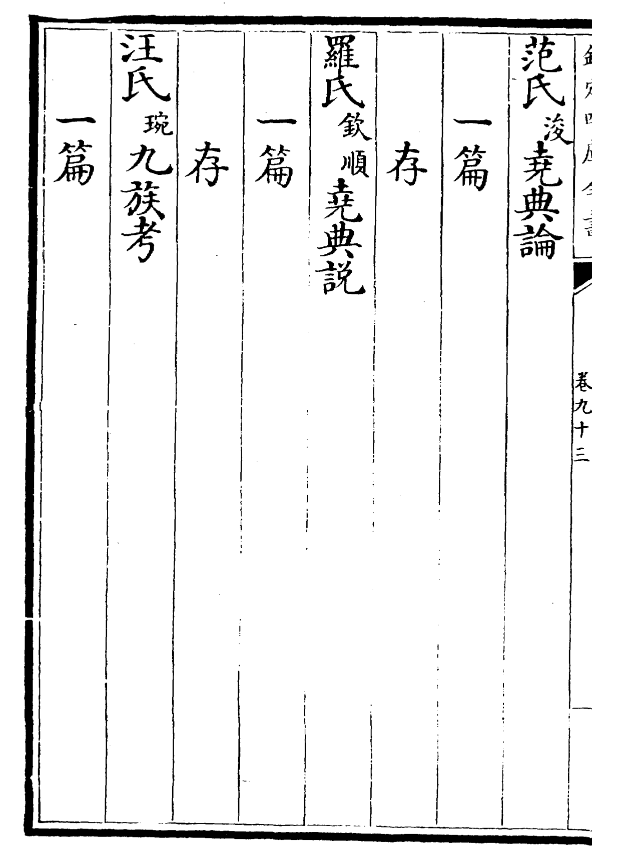
存

陸氏佃二典義

通考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農師撰佃爲王氏學長於考訂



范氏浚堯典論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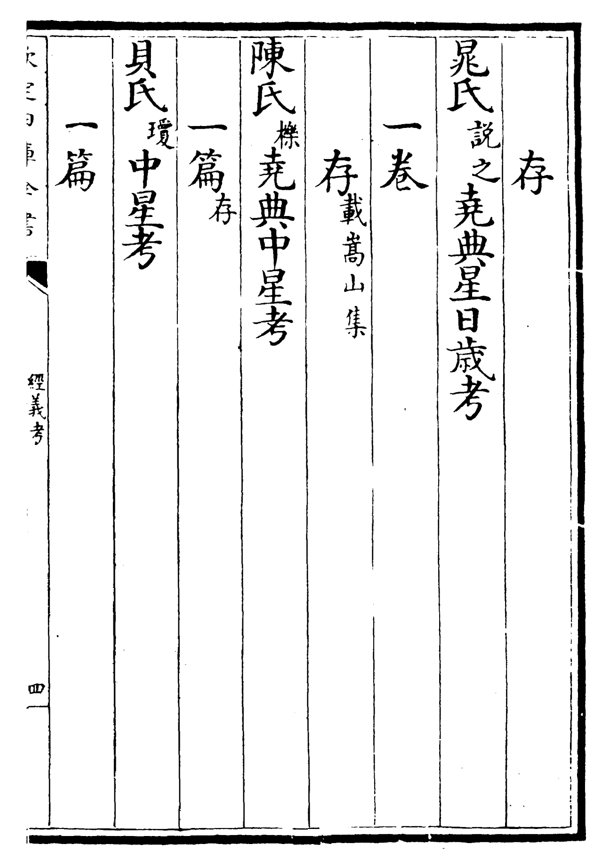
羅氏欽順堯典說

一篇

存

汪氏琬九族考

一篇



存

晁氏說之堯典星日歲考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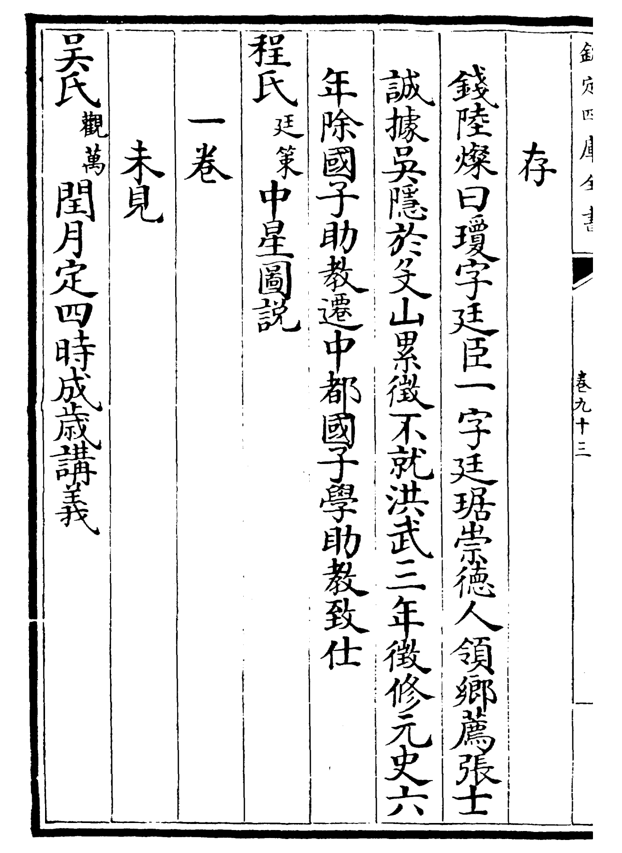
存載嵩山集

陳氏櫟堯典中星考

一篇存

貝氏瓊中星考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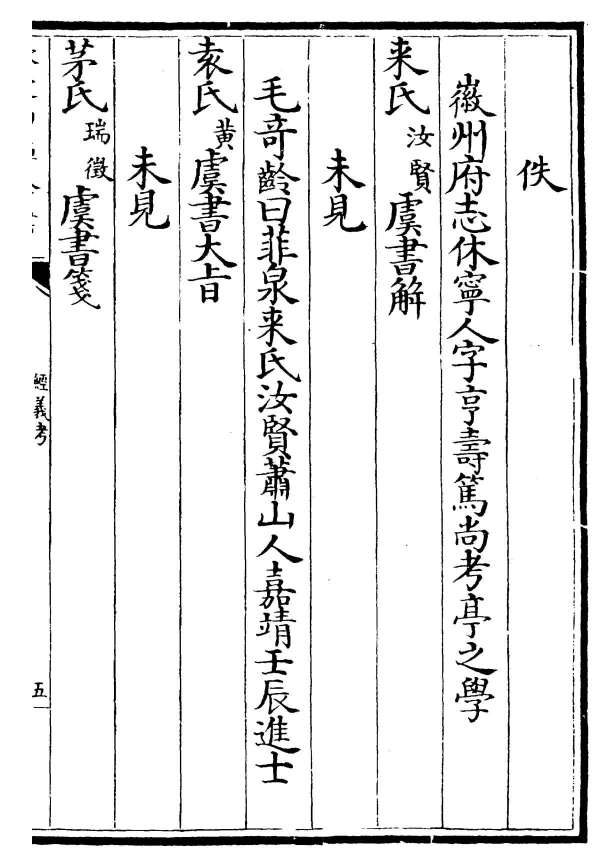
錢陸燦曰瓊字廷臣一字廷珸崇德人領鄉薦張士誠據吴隱於夊山累徵不就洪武三年徵修元史六年除國子助教遷中都國子學助教致仕

程氏廷策中星圖說

一卷

未見

吴氏觀萬閏月定四時成歲講義



佚

徽州府志休寧人字亨壽篤尚考亭之學

来氏汝賢虞書解

未見

毛奇齡曰菲泉来氏汝賢蕭山人嘉靖壬辰進士

衮氏黄虞書大旨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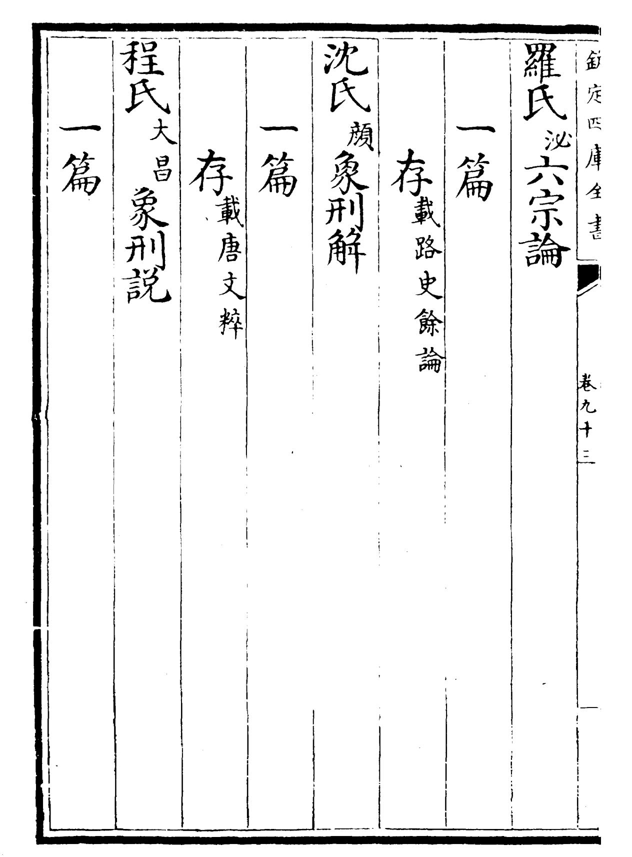
茅氏瑞徵虞書箋

二卷

存

瑞徵自序曰古稱極治唐虞尚矣乃考其時九年之洪水每釐其咨七旬之干羽尚煩訓定而猾夏震師紀述不絶於書亦烏覩所謂泰寧之象哉其廷臣動色相戒一則曰無怠無荒再則曰無若丹朱傲曾未嘗以神聖諛其君而其君亦不敢寛然以神聖自命兢兢業業常若不能一日安於臣民之上故曰堯舜

其猶病諸只此一念便足千古此帝王相傳之治脉也今主上每事誦法堯舜而廷臣將順不遑卒遜處於稷契臯夔之後頃歲邊庭告警水旱時聞大似唐虞儆予之日惟諸臣共以堯舜事君而無虛以堯舜頌君此亦千載一時矣南局多暇日取唐虞論治之書讀之意有所會輙次數語簡端久便成帙漫題曰虞書箋葢曰此其最淺淺者予未有知云爾崇禎壬申



羅氏泌六宗論

一篇

存載路史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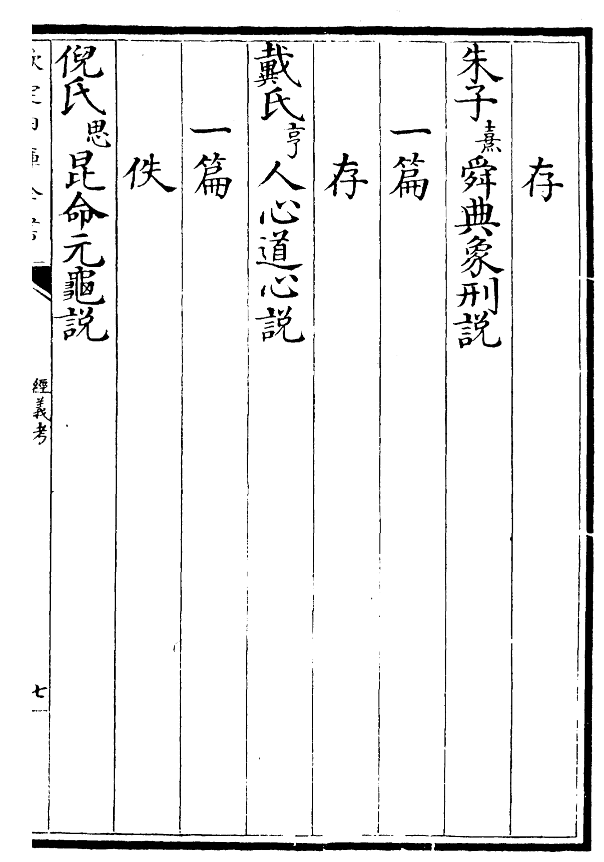
沈氏顔象刑解

一篇

存載唐文粹

程氏大昌象刑說

一篇



存

朱子熹舜典象刑說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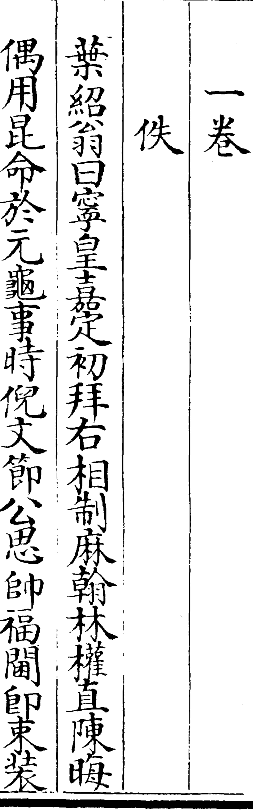
存

戴氏亨人心道心說

一篇

佚

倪氏思昆命元龜說



一卷

佚

葉紹翁曰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翰林權直陳晦偶用昆命於元龜事時倪文節公思帥福閫即束装奏疏謂哀帝拜董賢為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流涕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得思疏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為臣一時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巽日除御史遂上章徧舉

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謂臣嘗詞科故思思非不記此特出於一旦私憤遂忘故典以藩臣而議王制不懲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敢再辨免所居官陳與真文忠最厚益辨明故典頗質於文忠云

周密曰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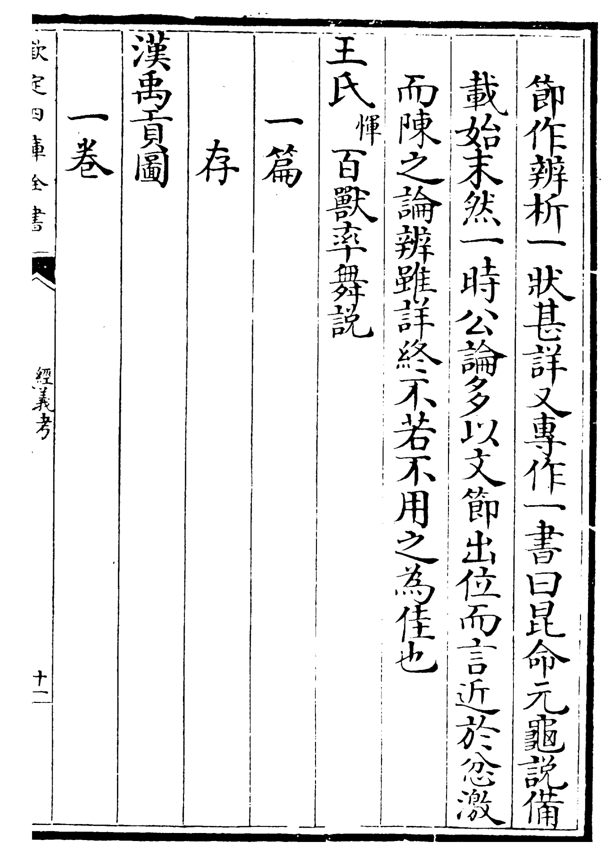
揖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為大司馬冊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是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辨白此事乎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師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昔歐陽修論韓琦富弼范仲淹立

黨事在為河北轉運使時故敢援此為比乞行貼麻
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王
言所有制詞會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
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内云茲方艱於論相顧
無異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
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為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尚
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
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亶由師錫

之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

見祥端扆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先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康伯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章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賜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難蓋堯舜事軾於吕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

臣不敢援此為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於元龜歴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賚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賢冊文允執其中為比以聖上同之漢哀云云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即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



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為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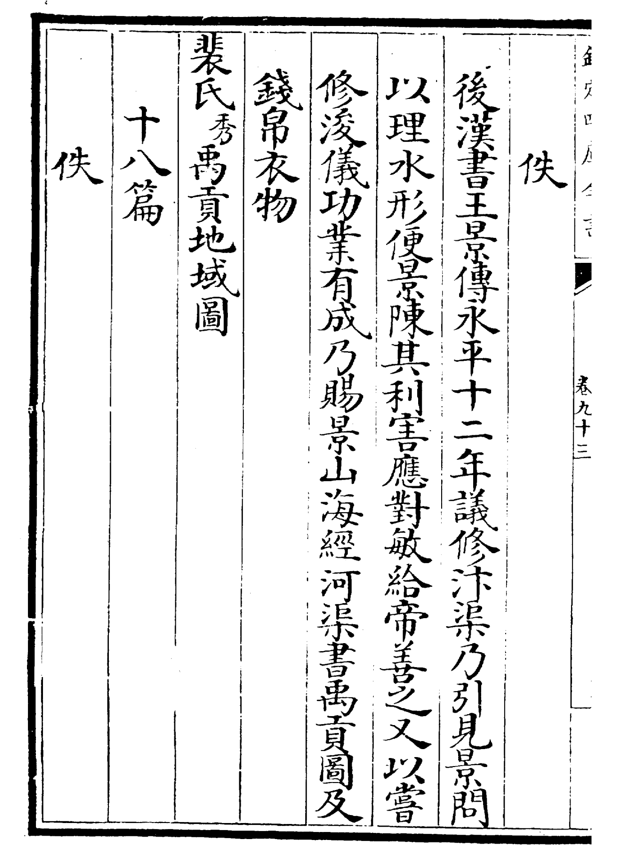
王氏惲百獸率舞說

一篇

存

漢禹貢圖

一卷



佚

後漢書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

裴氏秀禹貢地域圖

十八篇

佚

晉書裴秀字季彦河東聞喜人武帝受禪官尚書令左光禄大夫久之以為司空秀儒學洽聞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来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

秀自序曰圖書之設由来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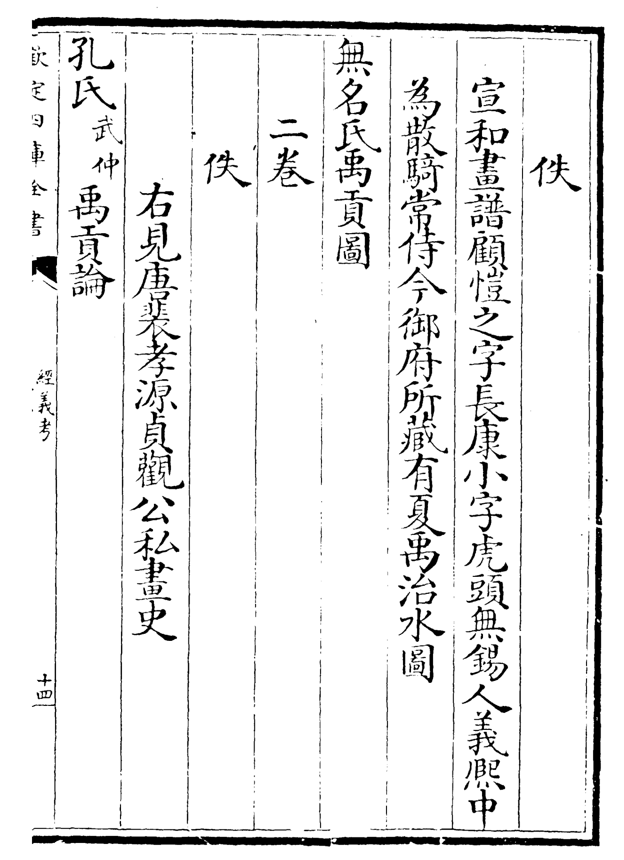
何晝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時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冞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

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

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絶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顧氏愷之夏禹治水圖

一卷



佚

宣和畫譜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無錫人義熙中為散騎常侍今御府所藏有夏禹治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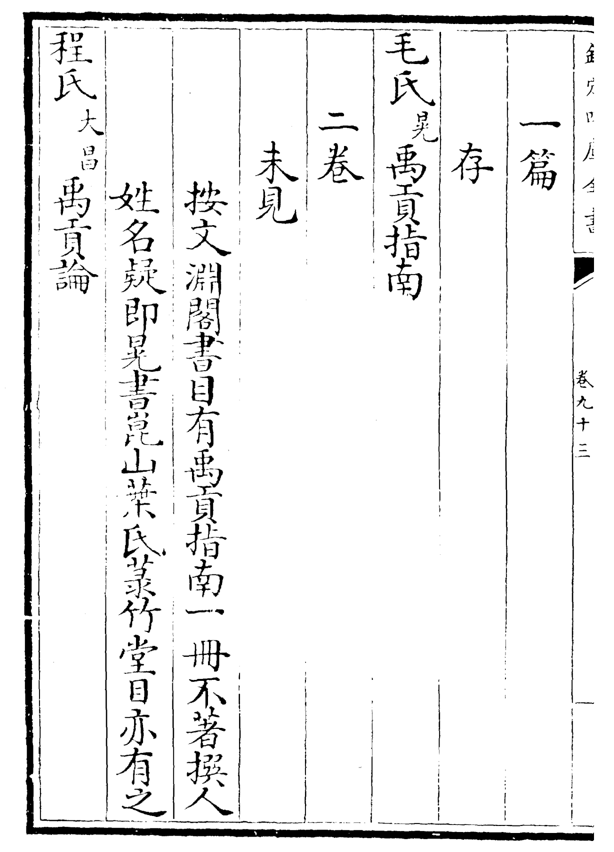
無名氏禹貢圖

二卷

佚

右見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

孔氏武仲禹貢論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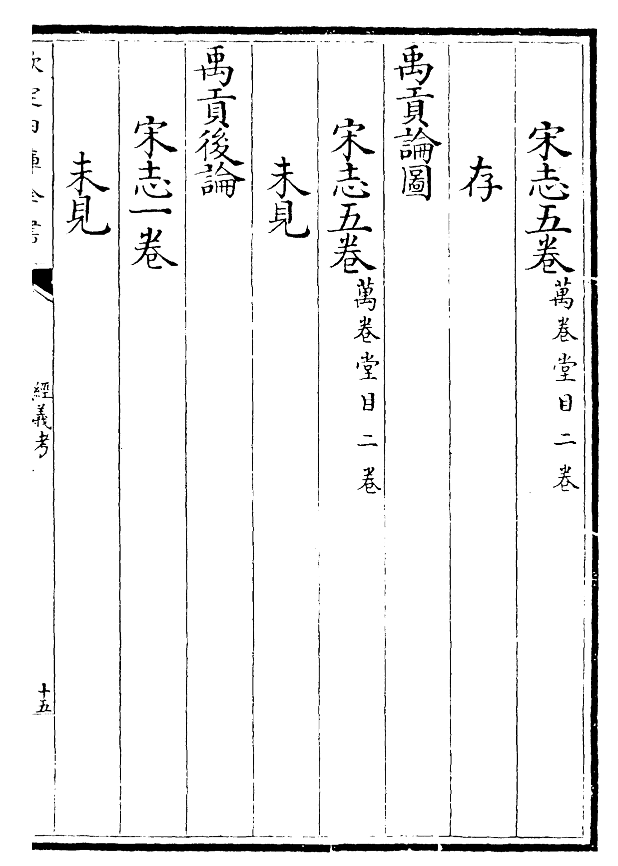
毛氏晃禹貢指南

二卷

未見

按文淵閣書目有禹貢指南一冊不著撰人姓名疑即晃書崑山葉氏菉竹堂目亦有之

程氏大昌禹貢論



宋志五卷 萬卷堂目二卷

存

禹貢論圖

宋志五卷 萬卷堂目二卷

未見

禹貢後論

宋志一卷

未見

彭椿年序曰禹迹所及周遍天下而載之禹貢者僅餘千言其施置闊大而書法嚴簡絶非一見可以遽解故薦紳先生難言之漢永平間詔遣王景治汴而賜以禹貢圖曰圖云者為其道里悠遠功緒汗漫故圖以著之則禹貢有圖其已久矣予嘗恨古圖不存歷世諸儒耳受臆決無所稽據每對禹貢輙闕然不滿紹興初肇復大學與今泉守程公偕冠而中弟子員俱業書又適同一舍每相與談經至不安處輙共

歎諸儒之說未能通貫時方事場屋作舉子文字未暇究竟也淳熈四年程公以侍從講尚書禁中門下省須行其奏劄曰禹貢大川七而諸儒沿襲乃謡其六予聞之有㑹於心而疑其是正之難也已而聞上御講殿問黑水甚詳知公有見俾之來上程公具以其所知為書以奏上見之大加褒勞詔付秘書省藏以垂後予聞諸學士大夫稱其精博實未嘗一見其書也六年出管閩舶明年而程公以敷文閣直學士

来鎮泉南暇日論文因請觀之程公欣然出副本相示予取以歸熟而復之則其書條理甚備辨正經指者著之於論論凡五十有二論嘗指事說理而當證以山川實地者則事為之圖圖三十有一至其事不隷虞夏而源流本出此經者則又為後論八篇數千年間州域更革山川迹道率皆本禹語以為之宗而後采取歷世載籍以為之證其所據謂是者必其協諸經而協乃始皆措而其救正前人違悞者亦皆稽

案經語而執規矩以格方圓其不合者有狀而指自出若語也至於執以為據者惟輿圖史志之所載兵師使驛之所經實有其地甫以立辨至於稗說怪語奇聞異教荒忽誕謾不可案核者悉棄不取嗚呼亦勤矣而無一語不從禹貢以出乃知衆稱精博者不誣也若九河之淪於海三江之當為一嘉陵江誤為西漢而漢中之漢本無二派濟水通溢為滎而濟之為濟實非潛行地下弱水之既西黑水之入南歷

世禹河漢河之别貢道入河入菏之誤以其言而質之禹貢若合符節無所差爽予始念孟子之言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歳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程公之於地理禹迹可謂求之而知其故也矣是可傳也且其奏御之語曰東西朔南漸被聲教皆自此規摹以出則其夆夆不獨為夏世故書發語而已聖天子亦既知其志之不狹矣從而𡨋諭之曰禹貢於古今山川地理無不該貫最為難明卿著論以

要其歸為功甚大則所得褒寵亦不止義訓之近也
郡博士陳君應行請以其著刻木郡庠布之學者而
求予文為表予不容辭故為之書
陳應行後序曰閣學尚書程公曩在經筵進黑水之
說上動天聽因以禹貢為論為圖啟沃帝心且以東
漸西被教暨朔南為惓惓之忠盡在於此嗚呼大哉
言乎其本藏之秘館天下學者欲見而不可得歲在
庚子公以法從出守溫陵而編修彭公提舶於此與

公有同舍之舊得其副本應行一日摳衣彭公之門質疑之餘出示書一編曰此程公所進禹貢論圖也子見之乎因再拜以請而三復其說見其議論宏博引證詳明皆先儒之所未及乃請於公願刋之郡庠以與學者共之公曰是吾志也乃出公帑十五餘萬以佐其費復請公序以冠其首凡所畫之圖以青為水者今以黑色與水波別之以黃為河者今以雙黑線別之古今州道郡縣疆界皆畫以紅者今以單黑

綫别之舊説未安今皆識之以雌黄斷綫别之斯文一傳使學者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感慨今昔皆有勒功燕然之心則閲此書者豈小補哉淳熙辛丑上元後五日

大昌自序曰臣惟帝王臨御天下凡四海九州之面勢名山大川之向背九夷八蠻之區域必先究其曲折表裏然後宅撫大畧得以審所施置而效之於事禹之出也其所遭者水也故其經晝必以奠髙山大

川為始甃高山既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濬距有向是以功力所及地平天成不愆於素知所措而措之罄無不宜也今具載之禹貢雖曰主為水役而區處夷夏播敷政教使四海得為唐虞其遺範所詔蓋帝王必當取法者也孔子採録而紀之書豈直為行河者之地哉大有為之主將陟禹迹以方行天下是書也即禹輿地圖志而可稽者矣然而極天下大川如江淮河漢濟黑水弱水此七者宇宙不能越之

以自大禹功不能外之以自立而其名稱迹道世傳失實七繆其六人主苟欲追㑹禹蹟而不得七者之真正猶禹之行水高山大川其猶未奠而欲行其荒度則將何據以為施置之序也然則士而考古以待有國者之採擇推諸世務宜無要於此書者矣然去古益遠簡編不與禹接其辨正實難顧有一者經文雖簡而於事情無所不該如即其簡而得其該則雖茫茫之迹見於千餘言亦既無所乏少若但病其簡

言外輙無餘見必且越而求之經文之外說成而經不應則於稽據何賴臣為此故方其疑悟古說則盡屏訓傳獨經文而熟復之研味既久忽於一言一字之間覺其意指可以總括後先則主以為據而益加參校曁其通之一經而合質之旁史而信稽諸人情物理而凖於是躍然喜渙然悟知甚簡之中有甚該者焉如人有脈緜緜若存可以精察而不可以亟見然後知聖經之異於凡史也積其所見撰次成論凡

五十有二篇豈敢謂能有明然童而習之白首不知止亦冀施之實用不徒為此空言爾臣近因進講黑水遂得陳道其素聖明盡下不以為愚而寵褒之且宣諭臣曰禹貢於古今山川地理無不關貫最為難明卿著論以據證之用功甚大嘉賞至於再三俾之来上臣恭禀睿訓豈敢以淺陋為辭謹具所著論繕寫塵獻夫其淺聞而博考居千百世後而討究前人之未安持窾啓之見以敷露於天縱聖學之前極自

知其不量然千慮之愚或庶幾其一得者率皆本經而求之傳會傳而反諸經因禹貢以言禹貢未始舍經而自出一見以此致之君上非臣之敢為若言也禹也書叙載其經啟功用曰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臣惓惓所願效忠者正在此語也若夫山川方域散在四海而名稱迹道不啻千百其變臣所著論撮總其事而不能縷陳其方鄉位置則别為之圖以表著之芶蒙采擇庶幾便於省覽　又自序

後論曰臣惟禹之水功被賴萬世而大河特不輟為治世之患較其勞費殆若一敵國然而民又未嘗得寧也汴渠規模不出於禹而轉輸之利愈於未有汴時臣以是知天下事其迹狀未形於前則雖聖人亦無所感發以出其智故周監二代而文物郁郁漢創笞杖徒流以代肉刑而百世遂不可易蓋見其形而後知所措也臣本為稽考禹貢而及古今山川曲折於是念河汴二水本朝極嘗關意而其間應講求以

脩稽用者實云有之輙隨見記録以為禹貢後論此因奏對忝蒙睿旨宣取臣不敢以愚陋為辭謹此録進夫事未至而逆知其理之當然則事至而策畫審定此臣區區愚誠也

陳振孫曰凡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漢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為舊傳失實皆辨證之淳熙四年上進宇宙廣矣上下數千載幅員數萬里身不親歴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心定於一

說烏保其皆無牴牾然要為卓然不詭隨傳注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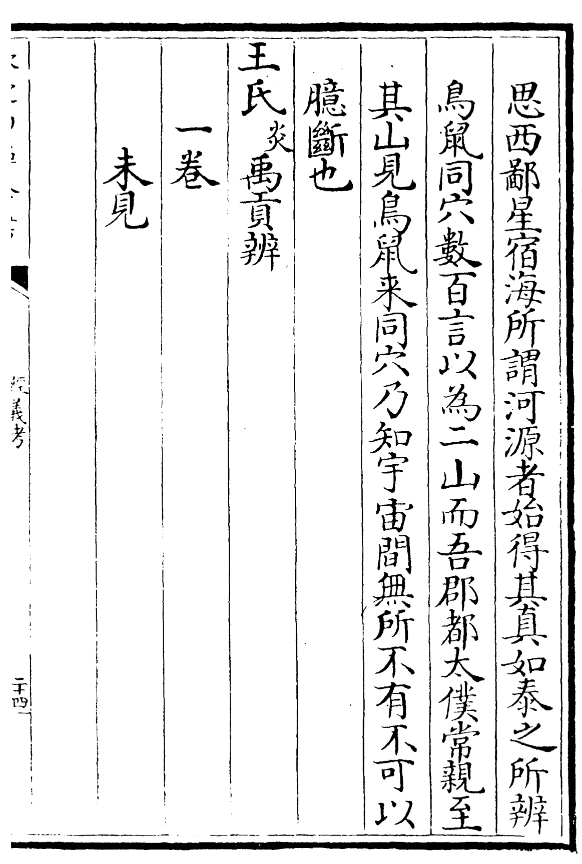
中興書目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專論河汴二水之患又禹貢論圖五卷因禹貢備論歷代山川郡縣名稱改易以唐世地書為正

王應麟曰淳熙四年七月刑部侍郎程大昌上禹貢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詔付祕閣

周密曰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奥地理阜陵頗厭之宣諭

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强為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

歸有光跋曰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淳熈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為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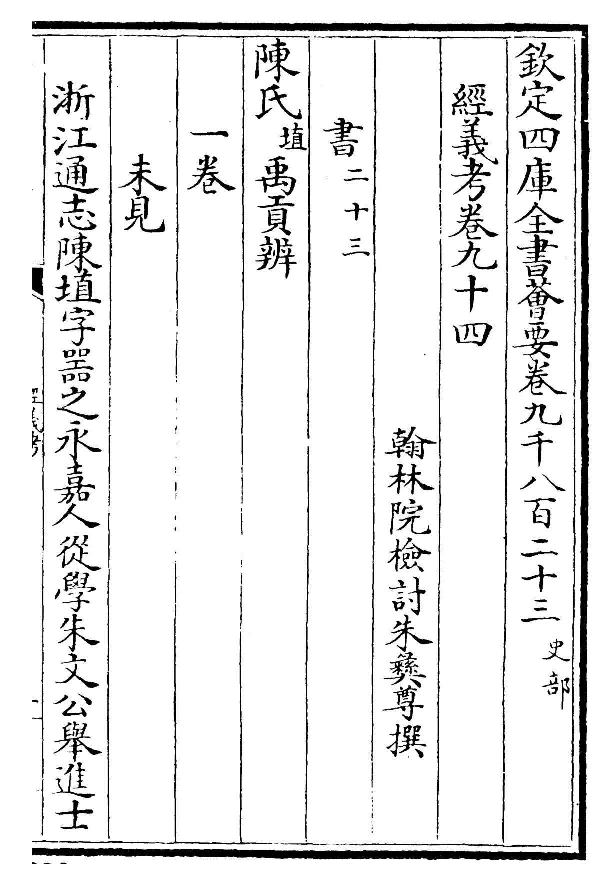

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恭之所辨鳥鼠同穴數百言以為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鳥鼠来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王氏炎禹貢辨

一卷

未見

經義考卷九十三



經義考卷九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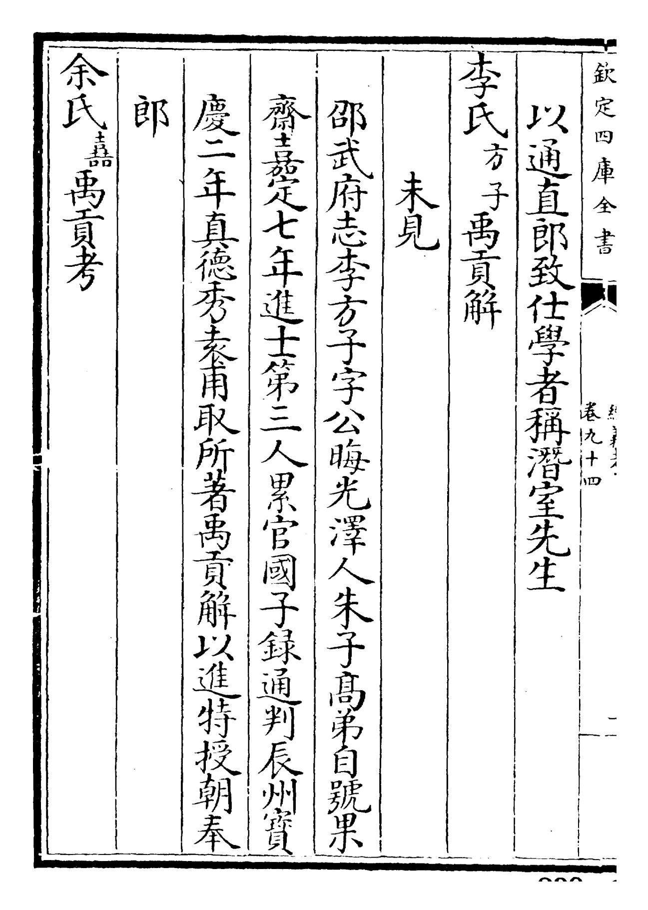
書二十三

陳氏埴禹貢辨

一卷

未見

浙江通志陳埴字器之永嘉人從學朱文公舉進士



以通直郎致仕學者稱潛室先生

李氏方子禹貢解

未見

邵武府志李方子字公晦光澤人朱子高弟自號果齋嘉定七年進士第三人累官國子録通判辰州寳慶二年真德秀表用取所著禹貢解以進特授朝奉郎

余氏嚞禹貢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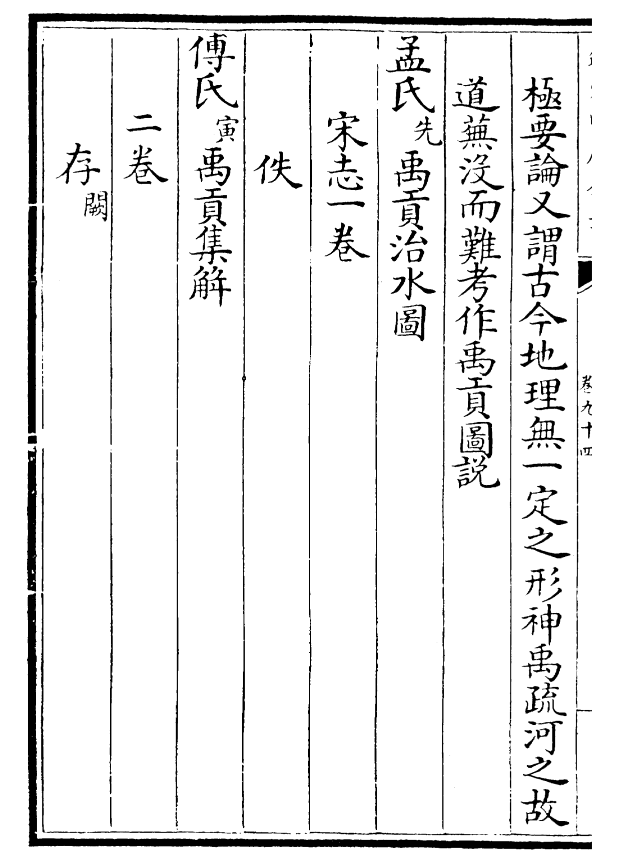
佚

閭書壽字若蒙龍谿人任惠潯二州教授差浙西倉幹上書論韓侂胄改通直郎主管嶽祠所著周禮觧禹貢考春秋地例增釋

黄氏千能禹貢圖說

佚

江西通志黄千能字必强豐城人刻意讀書謂皇極九疇之統漢儒舉以參五事配六極則失之妄作皇



極要論又謂古今地理無一定之形神禹疏河之故道蕪沒而難考作禹貢圖說

孟氏先禹貢治水圖

宋志一卷

佚

傅氏寅禹貢集解

二卷

存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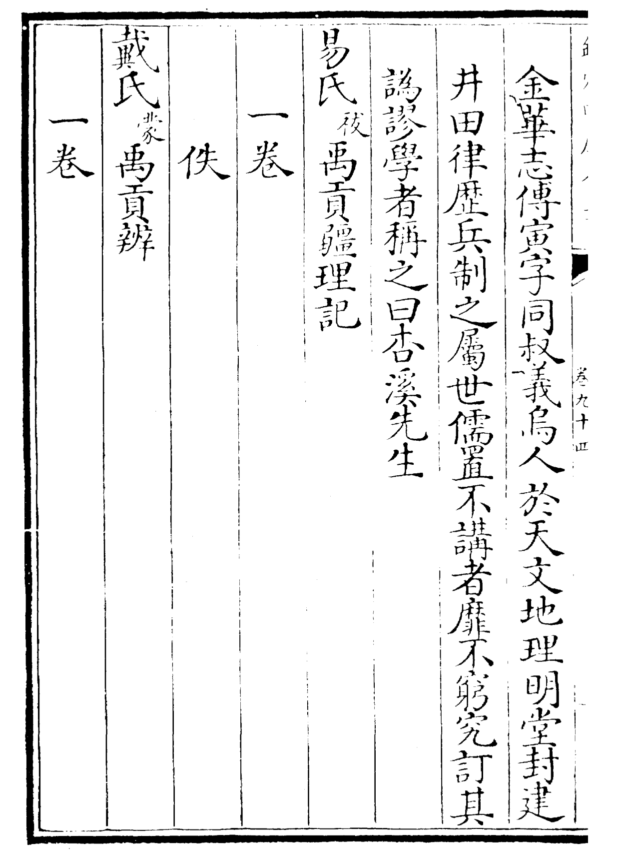
喬行簡序曰今學之不古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記誦固不足以言古然猶近古文詞之習興而義疏之學泯矣利所不在誰復睥目視之乎同叔家故貧亦以教舉子為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歷權度井田兵制分寸零整乘除杪忽之說究觀篤考窮日夜不愒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月累歲積而其學成矣遂取其書事為之圖條列諸說而斷以已意名曰羣書百考禹貢說蓋其一也夫說禹貢者多家三

江莫定其名黑水弗知所入諸如此類甚衆余曩得同叔此書讀之蓋躍如也然間有疑而未决者方圖與之講切㑹而一之而同叔亡矣以同叔之用工如此其至既勤成一家之言是固不可使之無傳也百考文多欲鋟之板未辦姑摭其禹貢說出之庻幾留意此學將求證於是者有取焉同叔姓傅名寅烏傷人也蓋晚而徙居與余為同里云

呂祖儉曰同叔禹貢圖考可謂集先儒之大成

葉適曰同叔博通古書特有隱趣

黄溍曰鄉先生傅公從說齋唐公質疑問難皆有援据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陑分陜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大愚呂公閱其禹貢圖考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為之亹亹不倦



金華志傅寅字同叔義烏人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之屬世儒置不講者靡不窮究討其譌謬學者稱之曰杏溪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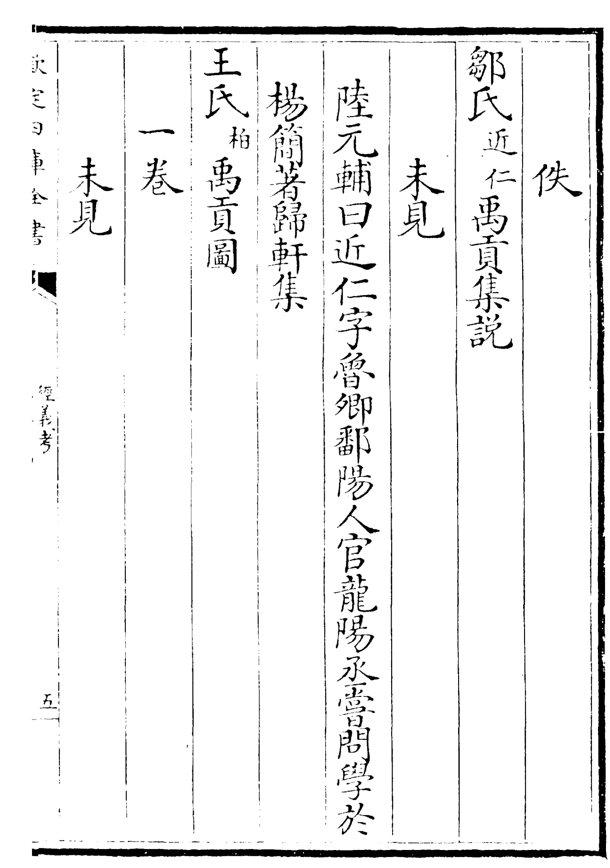
易氏祓禹貢疆理記

一卷

佚

戴氏蒙禹貢辨

一卷



佚

鄒氏近仁禹貢集說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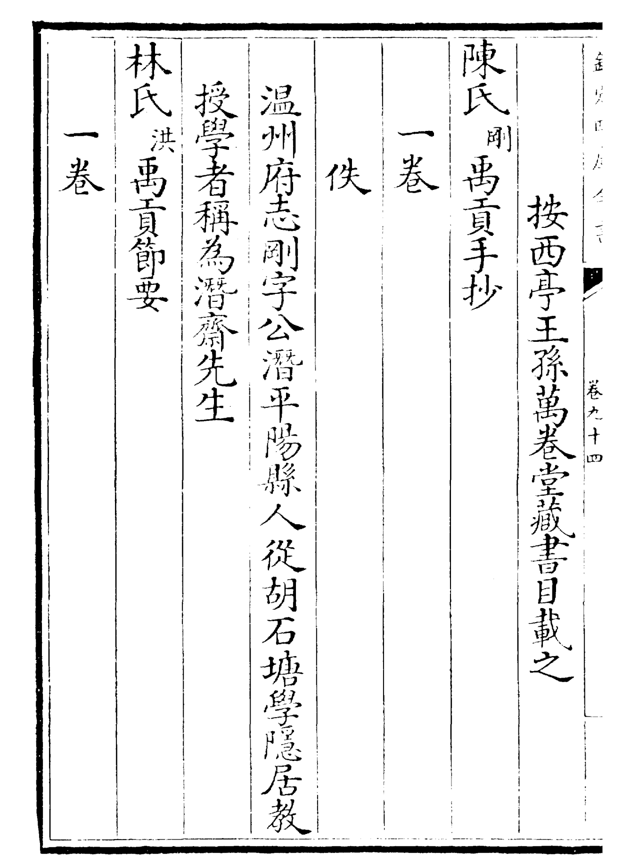
陸元輔曰近仁字魯卿鄱陽人官龍陽丞嘗問學於

楊簡著歸軒集

王氏柏禹貢圖

一卷

未見



按西亭王孫萬卷堂藏書目載之

陳氏剛禹貢手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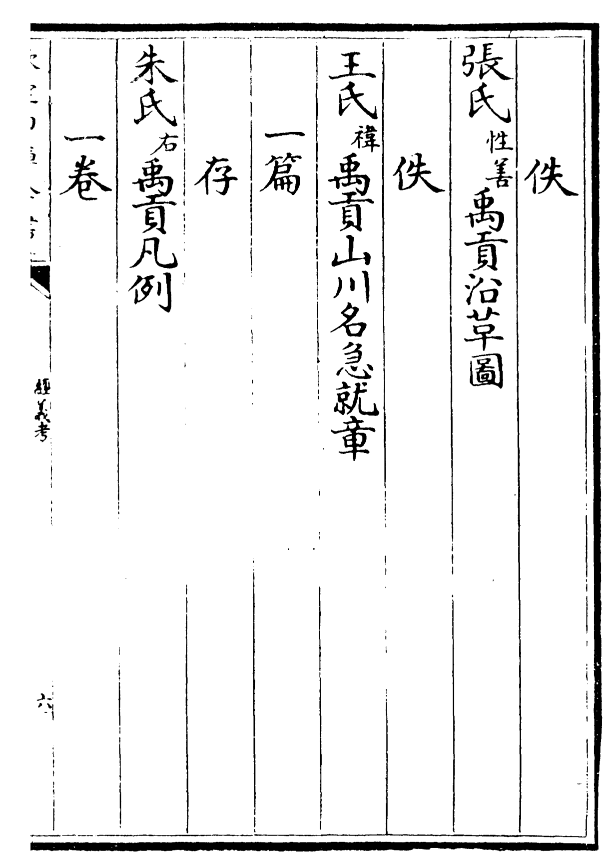
一卷

佚

温州府志剛字公潛平陽縣人從胡石塘學隱居教授學者稱為潛齋先生

林氏洪禹貢節要

一卷



佚

張氏性善禹貢沿革圖

佚

王氏褘禹貢山川名急就章

一篇

存

朱氏右禹貢凡例

一卷

存

右自序曰愚讀禹貢而知聖人之書法謹而有辨也其載九州山川地理曲折及貢賦封域之事言簡義密詞嚴意周一字之間含蓄無盡如書山川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山南曰陽水北曰汭地高曰丘再成曰陶高平曰陸豬水曰澤其土色無塊曰壤土黏曰埴脈起曰墳青黑曰黎玄而疏曰壚其草木少長曰夭上竦曰喬繇言其茂條言其長叢

生而積曰包其水道因水入水曰達循行水涯曰沿舟行水上曰浮絶水而渡曰逾曰亂大水合小水曰過小水合大水謂之入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會而合之一謂之同其治功除木曰刋祭山曰旅致功曰績可種曰藝可治曰乂順其道曰從得其正曰敓經始治之謂之載已盡平治謂之既其賦法最薄曰貞雜出曰錯其貢賦常獻曰貢曰篚盛曰篚包裹曰包待命曰錫非一物曰錯凡例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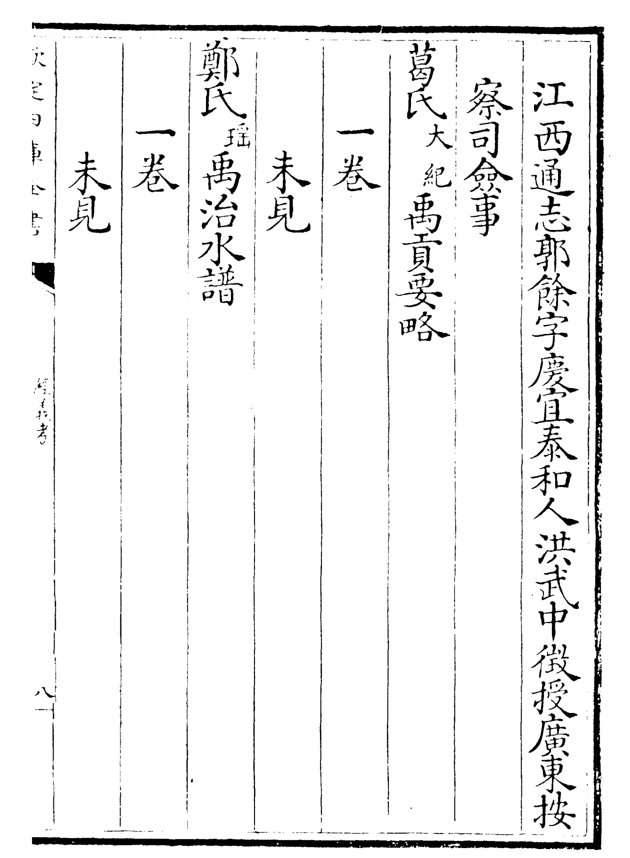
四十而千萬世之豐功盛德盡在是矣因詮次以便覽者

郭氏餘禹貢傳注詳節

一卷

佚

楊士奇曰禹貢傳注詳節先友湖州府經歷郭慶宜先生刪節傳注為之以便記誦者也先生治書嘗從元進士闕邁養高講習其授受有自云



江西通志郭餘字慶宜泰和人洪武中徵授廣東按察司僉事

葛氏大紀禹貢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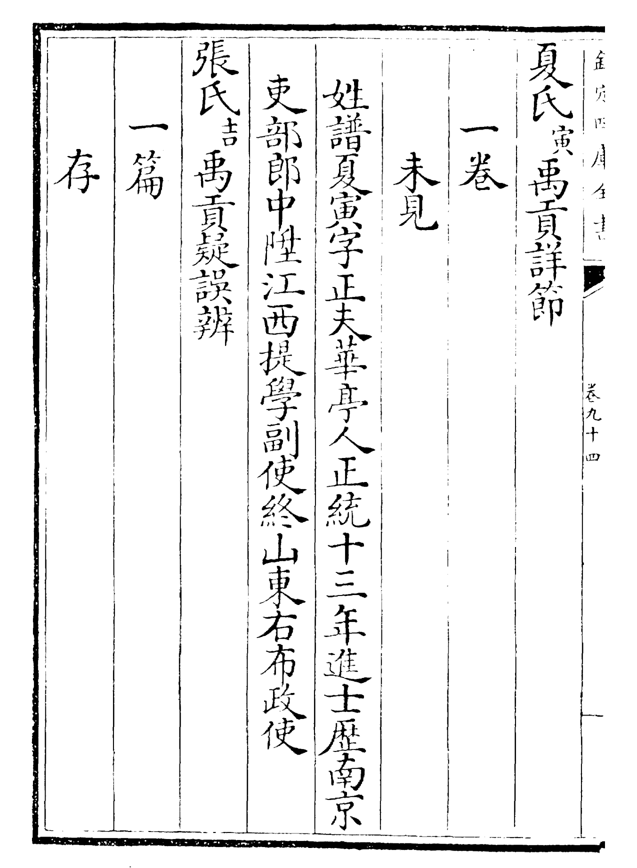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鄭氏瑶禹治水譜

一卷

未見



夏氏寅禹貢詳節

一卷

未見

姓譜夏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南京吏部郎中陞江西提學副使終山東右布政使

張氏吉禹貢疑誤辨

一篇

存

楊廉撰碑曰公諱吉字克修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

仕至貴州左布政使

劉氏龍徐氏縉等禹貢注解

未見

陸元輔曰明世宗命劉龍徐縉撰進龍字舜卿弘治

已未進士第三人歷禮部尚書謚文安縉字子容吴

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歷禮部侍郎謚文慇

韓氏邦奇禹貢詳略

二卷

存

邦竒自序曰畧者為吾家初學子弟也復講説者舉業也詳繹之者俟其進而有所考也𢎞治丁巳歐思誠後序曰禹貢詳節迺苑洛韓公心得之學傳之家塾者往歲愚承乏朝邑知而求傳之公辭曰此特以教我子弟者非敢傳之人人也嘉靖乙巳春適公奉命總理河道於濟寧愚復備屬東昌獲伸前請

公諾愚歸郡壽諸梓俾讀是經者本其説以研經義考其圖以窮源委庶知公用心之勤析理之精有裨後學不為小補云

桂氏蕚禹跡九州圖

四幅

未見

陸元輔曰嘉靖四年十二月吏部桂蕚繪禹跡九州圖以進言古人之學右圖左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

繁而圖學不傳頃者陛下命禮部侍郎劉龍徐縉撰成禹貢注解以供覽觀用意勤矣臣謂禹貢大旨分叙九州以經之總叙山川以緯之每州之下奠山川瀦藪澤而後繼之以物土宜定田制經賦法通職貢其總叙於後則列山川叙原委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大禹先後經理之本末也皇上蓋將因禹貢以考地理之遠近見貢賦之難易為施敎之次第而求所以祗台德先非若經生學士徒為考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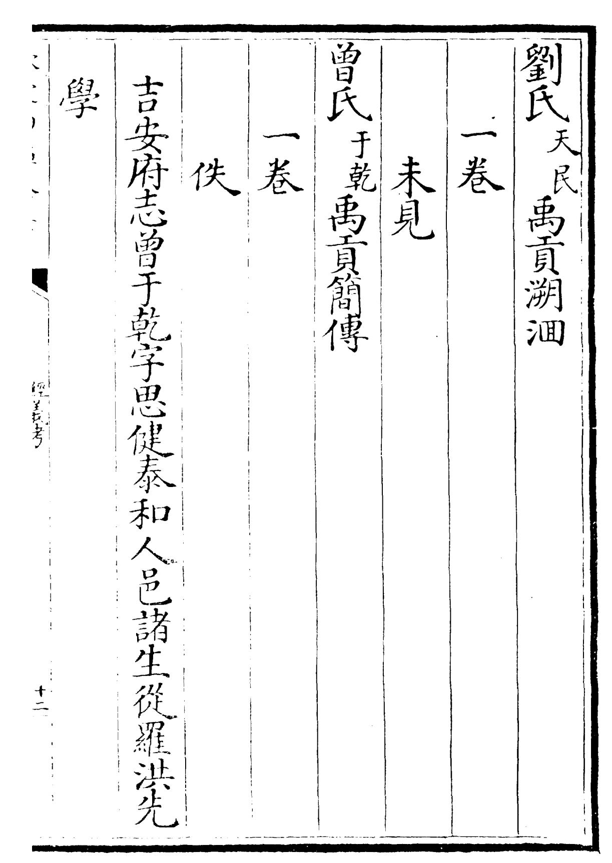
問而已臣輙於龍綰取前代方輿形制合今日一統地圖重為四幅其一别禹九州之限而禹貢導水之略書焉其一列山川原委而禹貢田制貢賦之略書焉其一載禹貢九州之域其一列禹貢五服之制經理分明本末具備皇上誠於清閟之燕一展玩之則不煩訓詁而所以法象禹貢之意者舉在目前矣上曰觀所繪圖具知忠愛以是開發朕學深有裨益因命左右揭之御屏以便省覽

鄭公曉禹貢圖說

一卷

存

子履淳曰家翁禹貢圖并著之説分疆界於各州之中而貢道以别列山川於諸條之下而州境益明至若河表東西荆分南北或地雖小而紀之必備或彼州治而此功亦成本諸經文質諸傳義更附以昭代之地制使觀者開卷披玩恍如身歷九有



劉氏天民禹貢淵涸

一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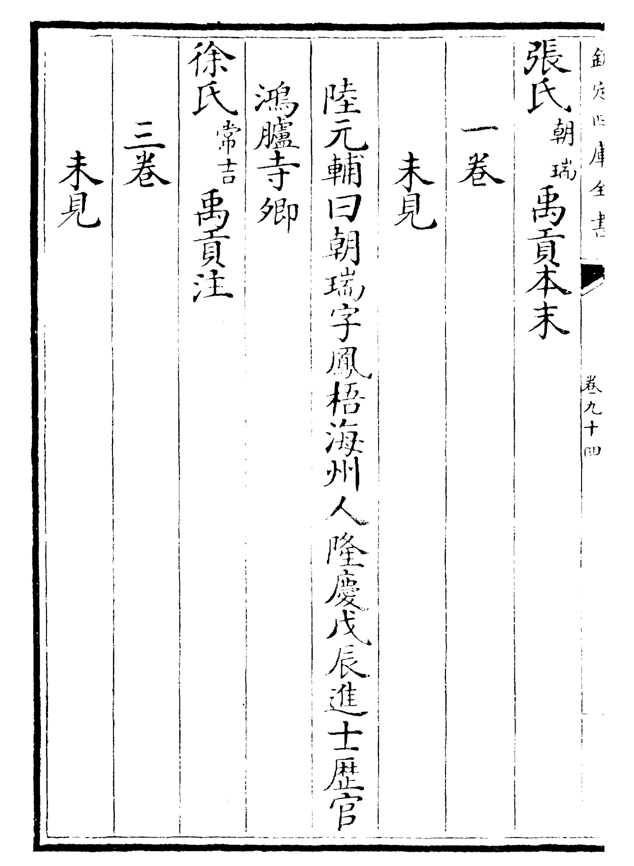
曾氏于乾禹貢簡傳

一卷

佚

吉安府志曾于乾字思健泰和人邑諸生從羅洪先

學



張氏（朝瑞）禹貢本末

一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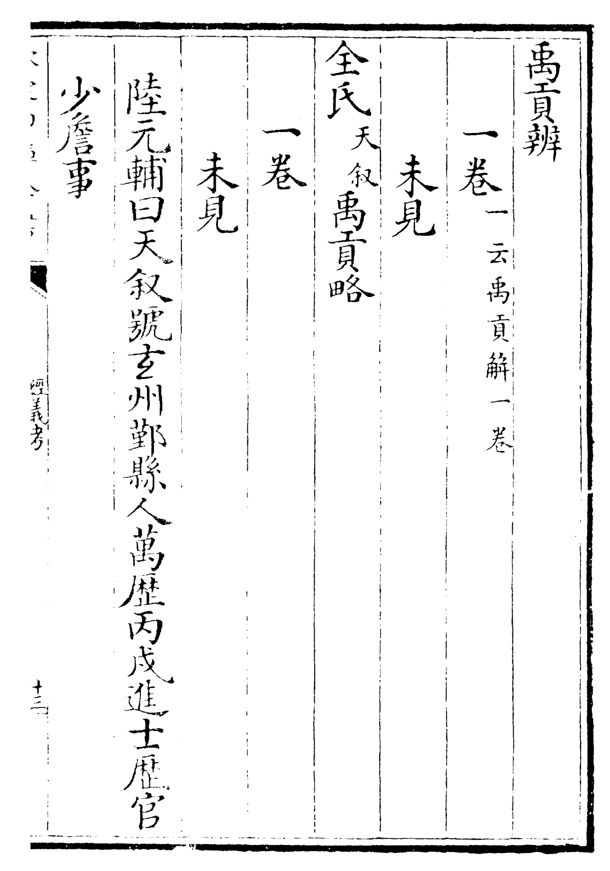
陸元輔曰朝瑞字鳳梧海州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

鴻臚寺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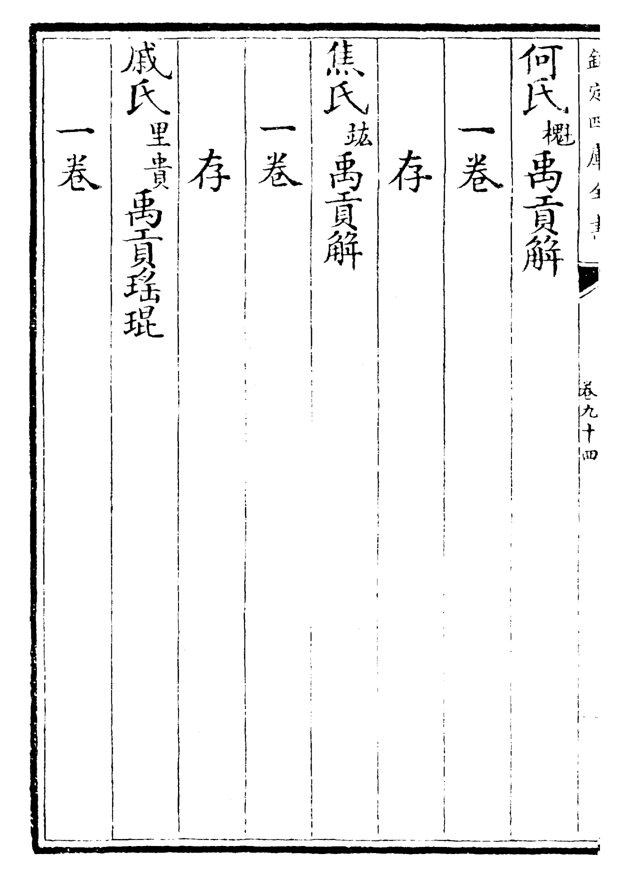
徐氏（常吉）禹貢注

三卷

未見



禹貢辨
一卷一云禹貢解一卷
未見
全氏天叙禹貢畧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天叙號玄州鄞縣人萬歷丙戌進士歷官
少詹事



何氏(概)禹貢解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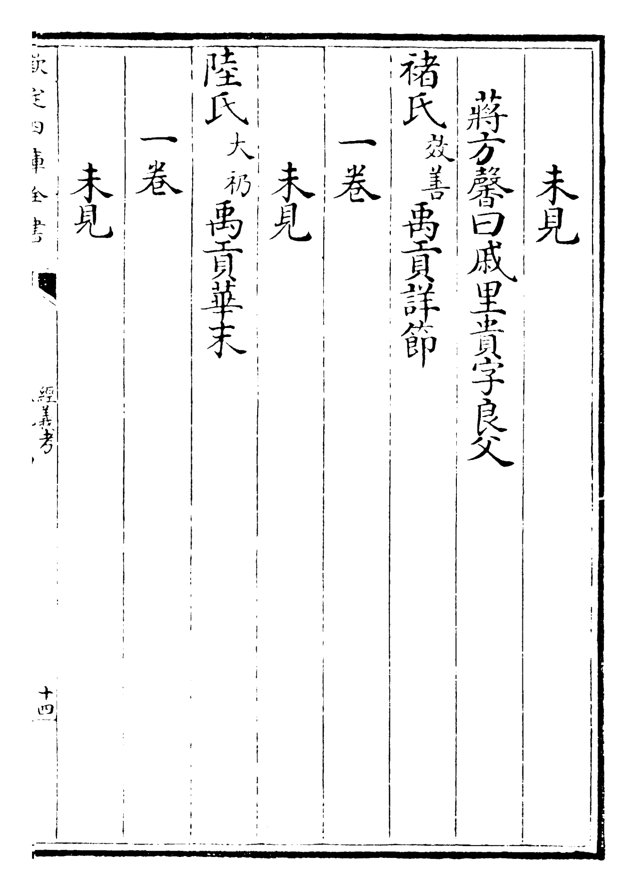
焦氏(竑)禹貢解

一卷

存

戚氏(里貴)禹貢瑤琨

一卷



未見

蔣方馨曰戚里貴字良父

褚氏斆善禹貢詳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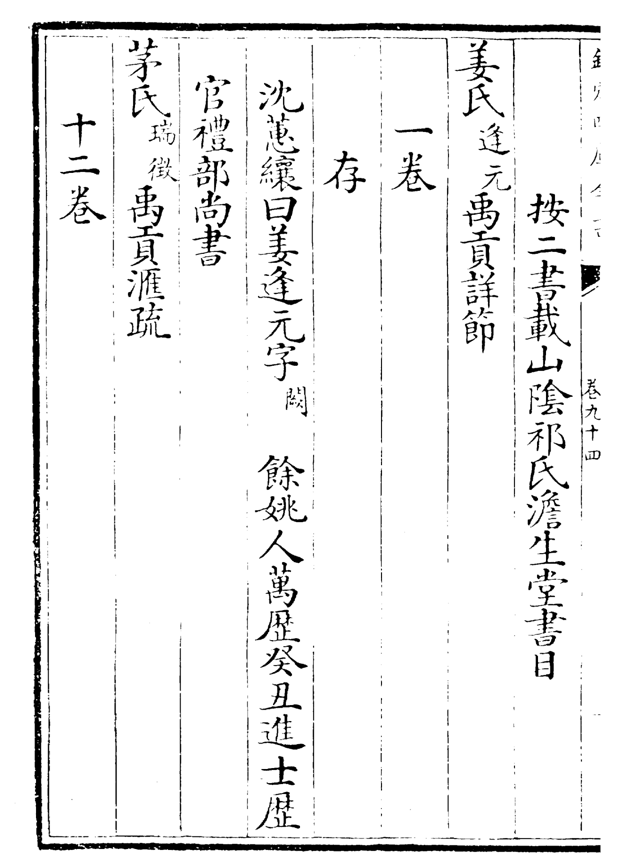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陸氏大礽禹貢華末

一卷

未見



按二書載山陰祁氏澹生堂書目

姜氏逢元禹貢詳節

一卷

存

沈蒐纕曰姜逢元字闕 餘姚人萬歷癸丑進士歷官禮部尚書

茅氏瑞徵禹貢滙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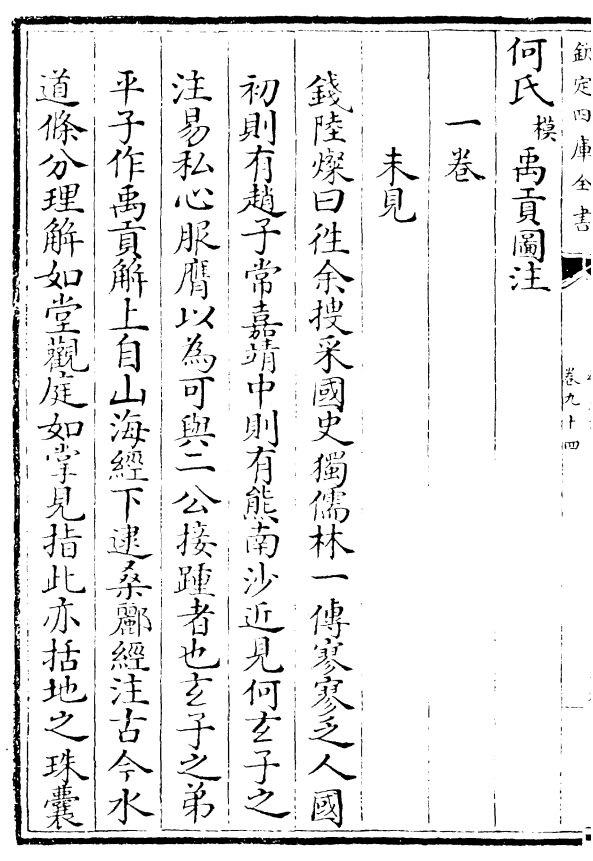
十二卷

存

瑞徵自序曰禹貢一書兩孔氏註疏原本山川頗得其概而三江九江悉屬影響至宋蔡氏捃摭諸家之說深心討定多出先儒意表然援引證據未能曲暢間考蘇端明書傳意解各殊及參以大全諸儒論著問難鋒起因從誦讀之餘凡關禹貢疑義信手摘録爰採羣碎彚為全書而益神禹之明德于今猶在天壤間也鴻水懷襄禹不辭胼胝起昏墊而登之袵席

矣而規畫封疆物土之宜而布之利曾不遺餘力其於量衡貢賦差等正錯辨晰主名惟恐經制一淆適以起異日無藝之征而貽黎庶無窮之累故其言曰底慎財賦聖人逆知後世暴君汚吏必有以財賦藉口而先事曲為之防計深慮遠若此今海内非有九年之洪水而瀕河流離穿渠轉漕無寧歳頃者邊鄙時警戈矛竊發窮鄉方苦加派繼以水旱間作每來廟堂蒿目之憂使神禹持籌則墺定賦不知當若何

厎慎而尚忍以無名之箕斂重困吾民乎讀禹貢者
詳九州之山川則可供聚米之畫習漕渠之岐路則
可商飛輓之宜察東南之物力則當念杼軸之空考
甸服之遺制則當興樹藝之利而挈要於厎慎財賦
一語疏解浩繁可以一言以蔽之如必字比句櫛執
今圖制疑古山川索碣石左右之端滋黑水梁雍之
辨三條四列地派臚分兩漢九河源流靡訂此不離
經生之耳食亦何益孔蔡之舊聞乎



何氏模禹貢圖注

一卷

未見

錢陸燦曰徃余搜采國史獨儒林一傳寥寥乏人國初則有趙子常嘉靖中則有熊南沙近見何玄子之注易私心服膺以為可與二公接踵者也玄子之弟平子作禹貢解上自山海經下逮桑酈經注古今水道條分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此亦括地之珠囊

治水之金鏡也昔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縣殊合之則寓内為一予每嘆之以為絶學今平子殆可以語此平子其勉之更與玄子努力遺經兄弟並列儒林豈非本朝盛事哉

鄭氏 鄤 禹貢注

一卷

存

艾氏南英禹貢圖注

一卷

存

南英自序曰禹貢一書古今地理志之祖學者窮經將以經世則仰觀俯察莫非分內事何可皓首一經聽其汶汶已也是編內注一遵蔡氏定於功令不可易也而又删繁就簡者以便童蒙者記誦耳其所删有不可廢者仍錄為外注并諸儒之論精核足與傳

註互相發者亦咸收之以備叅考間有訂訛釋疑皆出前儒之旨無敢師心妄用若乃疆域之下形勝表裏之獨詳古今都會之孰優以至河道之遷徙轉運之難易猶若加意焉者非贅也形勢要害守國之所重而河淮汶濟之間又今國家蒿目之秋吾黨所不可不講也古人左圖右書故蕭何入秦取圖籍而漢業旋定馬援聚米為山谷而敵在目中今人徒讀書而廢圖譬如欲聞人之言不欲見人之形而謂知其

人也可乎是圖考正特詳與經傳一字不迕凡脉絡之紆曲方面之縱横讀者開卷瞭然矣語云不出户知天下或者亦有於斯歟

王氏綱振禹貢逆志

一卷

存

綱振自序曰大夏侯氏有云諸生欲芥拾青紫宜務明經不明不若歸耕僕不能掇青紫既自棄諸生又

退耕無地我求童蒙以告積而成帙將以問世先取

禹貢孤行昔杜林傳古尚書有同郡賈逵為作訓既

又馬融作傳康成注解而杜遂用顯僕誠不能無意

其人也

張氏能恭禹貢訂傳

一卷

存

蔣垣曰福寧州人字禮言崇禎庚午鄉試第一人

黄氏翼登禹貢注刪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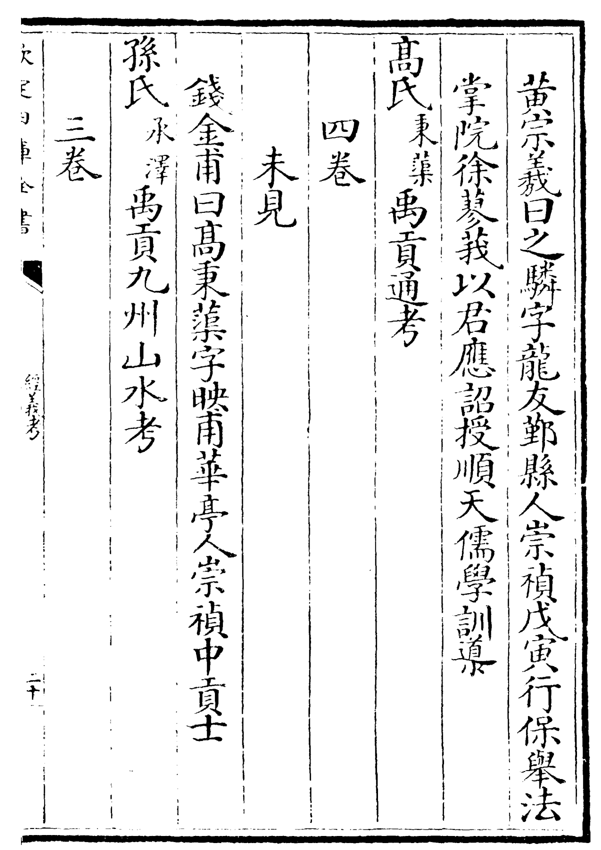
存

沈蕙纕曰黄翼登字學衡晉江人著尚書述觧今行世者禹貢注刪一卷而已有朱廷旦莊竒顯二序

蔣氏之麟禹貢注

一卷

未見



黃宗羲曰之驎字龍友鄞縣人崇禎戊寅行保舉法掌院徐蓼莪以君應詔授順天儒學訓導

高氏（東藁）禹貢通考

四卷

未見

錢金甫曰高東藁字映甫華亭人崇禎中貢士

孫氏（承澤）禹貢九州山水考

三卷

存

承澤自序曰粤稽天地間形勢闊大莫過於山水故中庸言天地之為物不貳而指山水以實之孟子言性而舉禹之治水以為譬蓋山水有原有委有脉有絡有分有合有性有情而其理無盡也古今山經水志捜奇者失之荒唐紀遊者但狎其耳目無足取也禹貢一篇不獨紀載成功造化之功用神聖之彌綸俱在焉余反覆讀之乃著其總目於前而分考之於

後夫山之所墳水之所湧水之所奔山之所亘動静相生剛柔互錯先儒謂理一分殊一理之妙不於山水益見乎　又曰余於丙午之春注洪範成復注禹貢至次年中夏三易稿而書成夫禹貢紀成功也實與洪範相表裏洪範曰水潤下禹行其無事以水治水也水之性不汩而五行之性俱順彝倫所以攸叙也吾夫子獨賛其盡力溝洫何也推禹之心也禹之時懷山襄陵不以為天行之數曰由巳饑由巳溺之

云爾及水土平溝洫出向之無水不為害者今之無水不為利也運輸之政興焉灌溉之澤普焉千載水利之經也讀者以是求之禹之功至今在禹之心至今在也予所以迴環是編經年而不能已也

夏氏允彞禹貢古今合注

五卷

存

陳子龍序曰今天下之大患在於國貧而國之所由

貧者田功之不治水利之不修也昔者夏后氏隨山刋木薄海内外靡不周也而漢司馬遷曰禹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為務以是知禹之用功多而防患深者莫黄河若也禹貢言治水也而其究曰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言治賦也即禹之自稱曰濬畎澮距川由是觀之禹之所以驅害者在於治江河之大水其所以成利者在於治溝洫之小水也自河失故道日

以橫決而兾豫徐兖之區民若履冰而處蓋數千百年而靡定也自秦廢阡陌而周禮瀦防溝遂列澮之屬蕩然無餘即後世陂池塘濼之制其人亡而事亦旋廢矣故西北之荒蕪者半天下至於國家歲費數十百萬之資漕荆揚之粟以給京師而西北邊萬餘里皆仰灌輸於内凡轉運所華商賈所販自京師而東則循濼薊抵榆關或自直沽走遼碣稍北則牛車負載出居庸由龍固以給宣雲稍西則自大河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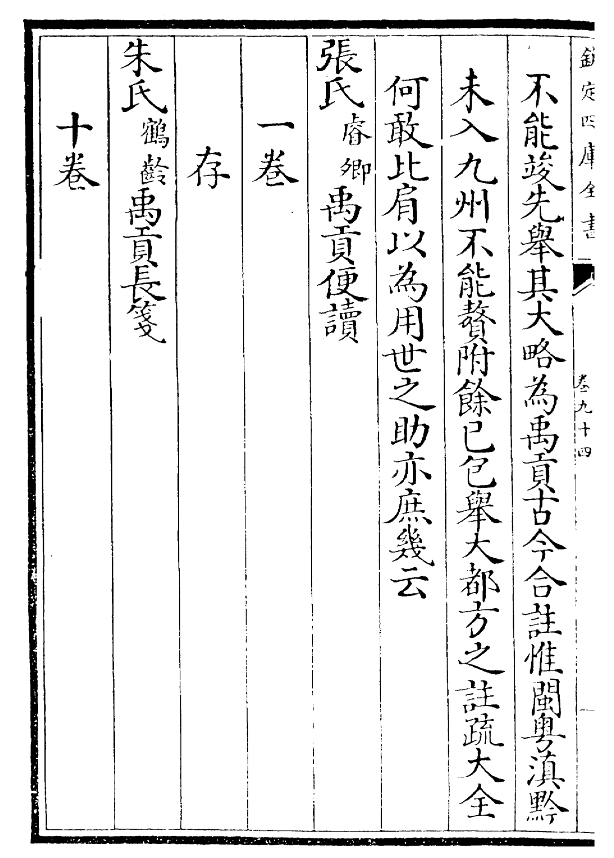
浮漳衛度太行達晉陽又西則浮河入渭或自武牢洛口或南由武關通褒斜道以達關中遠轉北河西至凉部大約三十鍾致一石民既惰漕益媮惰不治生業此其大患也黄河既已日決而南與淮同兖豫之地被禍益烈勢惟有縱其所如使還故道而東南之漕又必假道於河堤之防之以使之必出於是不能免於決而中州徐淮之民病矣絶河而北又竭泉源以充會通而東省病矣始也因田功廢而惰轉運

既也恃轉運而田功益廢其初因轉運而急治河既也因治河而滯運卒又因轉運而河益不治豈非盡失古人之意哉今人主之所急莫大於强兵欲强兵莫先於富國欲富國莫先於盡地利盡地利莫先於治水治水之道古今則有異矣禹之時九州同溢患其泛溢而無所歸故必先治其大者而後溝澮可成田賦可定今也患於隱伏而不為人用其溪溢為災者止黃河耳然西北之田功不立則漕不可省漕不

可省勢不得不用河而河終不可得而治矣故曰今日之治水必先治其小者而後大者可理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江河禹之治河也勞於治江荆揚之田賦下於諸州而後世每藉大江以南衣食天下雖曰天時豈非人功哉夏子嘗憤國家之貧弱思大有以振之而方今士大夫襲從容安茍且言及務農任地則以為迂遠不近情實又或以管商之書儒者不道而一旦事急則鑄山榷商加稅鬻爵不復顧其後嗟

乎禹貢則聖人治天下之書也管商云乎哉觀其制州列服任土作貢凡天產竹石之微骨革齒毛之細靡不詳晝要其大端不過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而已今夏子之書引伸觸類窮覽史傳博訪公卿山水之經郡國之志無不採險要之區泉澤之利無不載探奇覽勝之迹物產方俗之異無不記皆附見於經文之下可謂宏博而核矣夫搢紳先生知今而不知古則以為古人之事皆不可行學者狃於誦習不能

損益以合於時勢所以貴於通才也夏子之書備矣
予獨論其事之最大為當世所急者著於篇使世之
覽者有所本焉
允彝自序曰余少恫愚每行道路輙迷往来長借陳
臥子出入見其留意博詢凡水泉之曲折塗徑之分
岐必明晰而後已因念即此是學欲作地理圖彷朱
思本意為之益增其所未備兼為之說而於用兵險
要水利屯田城池賦稅尤加詳焉其說閎遠非數年



不能竝先舉其大略為禹貢古今合註惟閩粤滇黔

未入九州不能贅附餘已包舉大都方之註疏大全

何敢比肩以為用世之助亦庶幾云

張氏_{睿卿}禹貢便讀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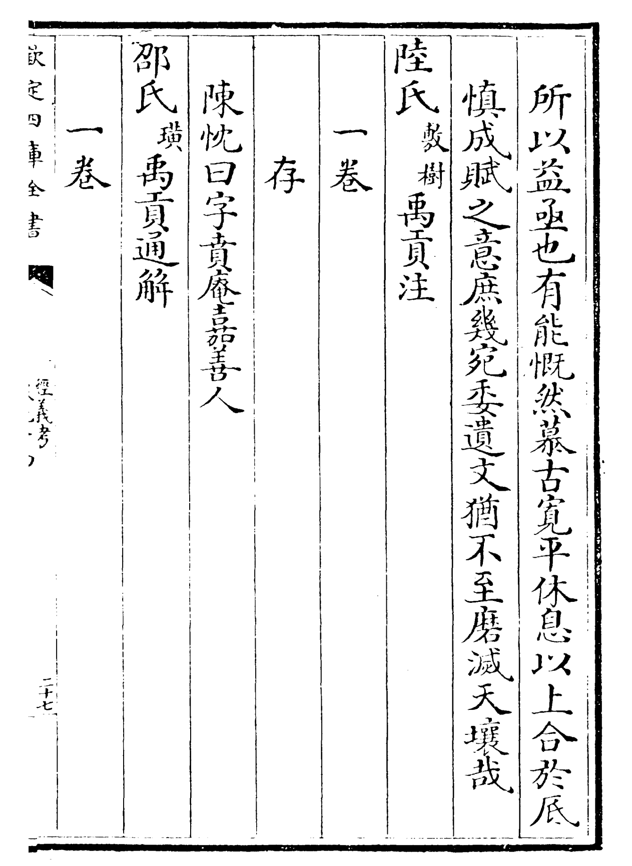
朱氏_{鶴齡}禹貢長箋

十卷

存

鶴齡自序曰記稱書教為疏通知遠夫推之時務有不宜非通也試之異代或不驗非遠也逖覽史籍凡職方地理河渠田賦諸書其文皆祖禹貢蓋經國鴻規莫備於此後之人以為文焉而已即哆口自命專門者類亦苟安舊聞弗加深考安望其斟酌曩今坐而論作而行卓然稱有用之儒哉夫自禹迄今陵谷代變山川往蹟難以深求幸而漢唐以來諸儒辨論

各出以及乘志圖經約畧可據雖其間甲乙牴牾往往有之然而考今正古析同合異亦存其人若復矜一家之言狥千載之惑襲舛成謬曷可殫詰予竊愍焉兵火餘生屏居無事爰取注疏大全與百氏之說條貫而衷斷之大約體宗詁訓而旁及史家求為通經適用之學所愧身未履乎方州力止憑乎書卷支離紕繆敢謂必無惟望博雅君子論定而是正焉嗟乎農政不修漕渠日壞轉運困而搜括頻此世變之



所以益亟也有能慨然慕古寛平休息以上合於氐慎成賦之意庶幾宛委遺文猶不至磨滅天壤哉

陸氏敷樹禹貢注

一卷

存

陳忱曰字賁庵嘉善人

邵氏璜禹貢通解

一卷

存

陸棻曰璜字魯重秀水新塍里人中崇禎壬午鄉試

知大姚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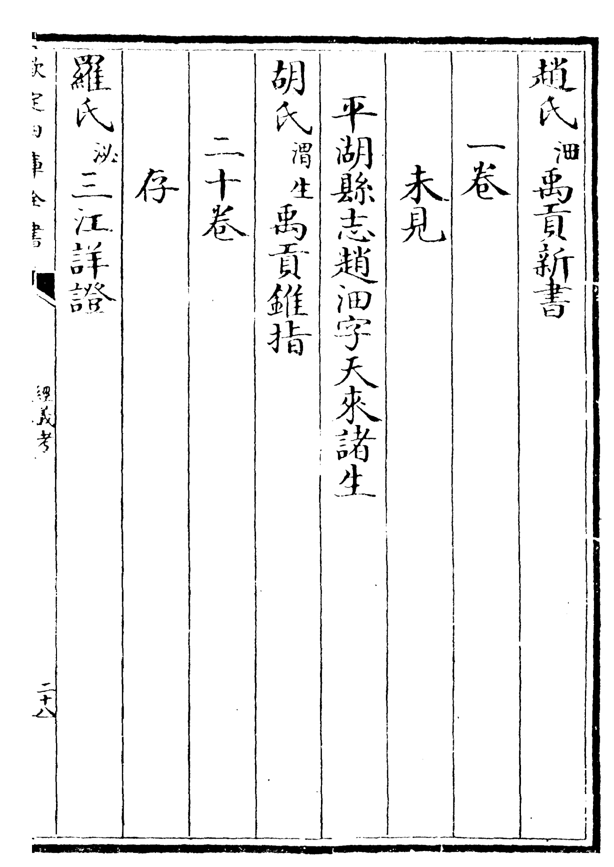
嚴氏觀禹貢輯要

一卷

未見

嘉興縣志嚴觀字賓人貢生與弟進士勳舍人臨並

負才名稱為禾中三嚴



趙氏洄禹貢新書

一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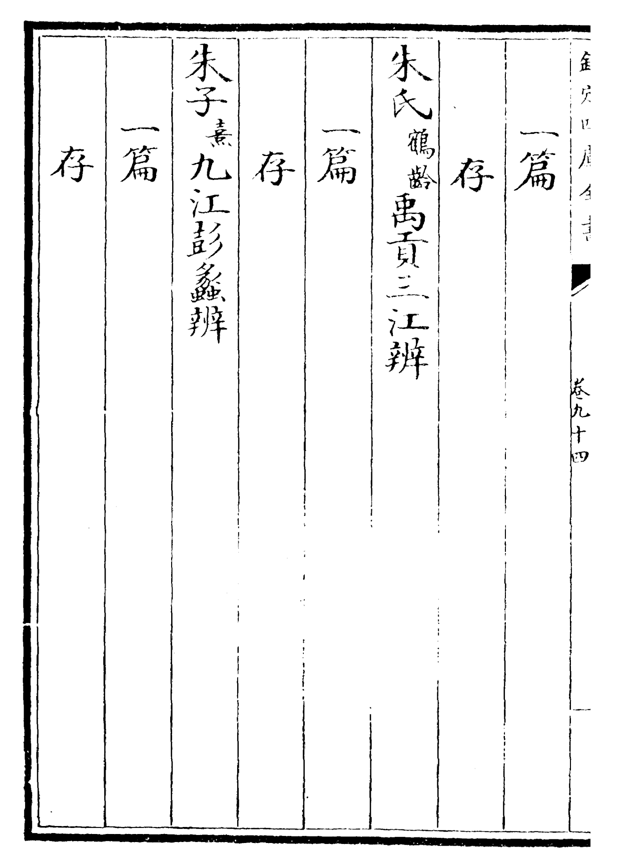
平湖縣志趙洄字天來諸生

胡氏渭生禹貢錐指

二十卷

存

羅氏泌三江詳證



一篇

存

朱氏鶴齡禹貢三江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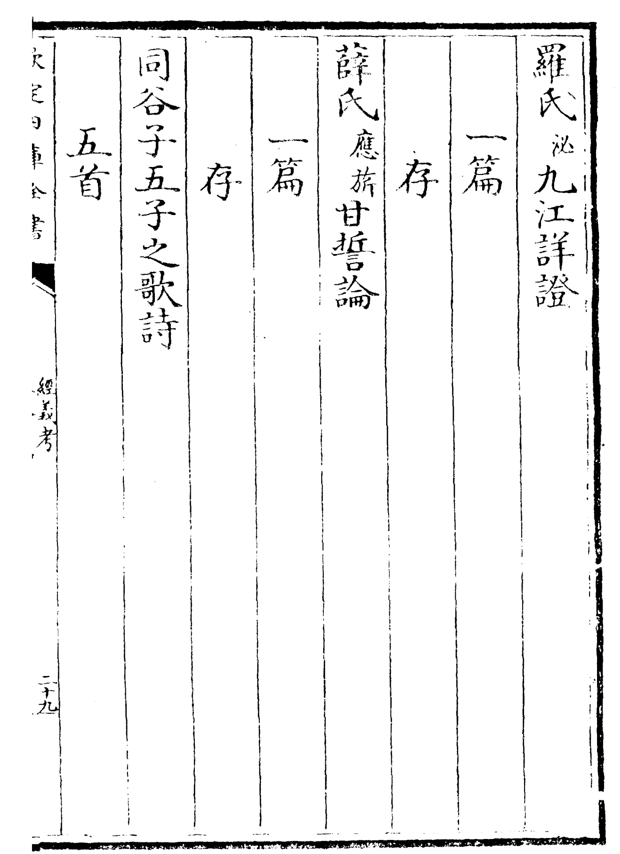
一篇

存

朱子熹九江彭蠡辨

一篇

存



羅氏泌九江詳證

一篇

存

薛氏應旂甘誓論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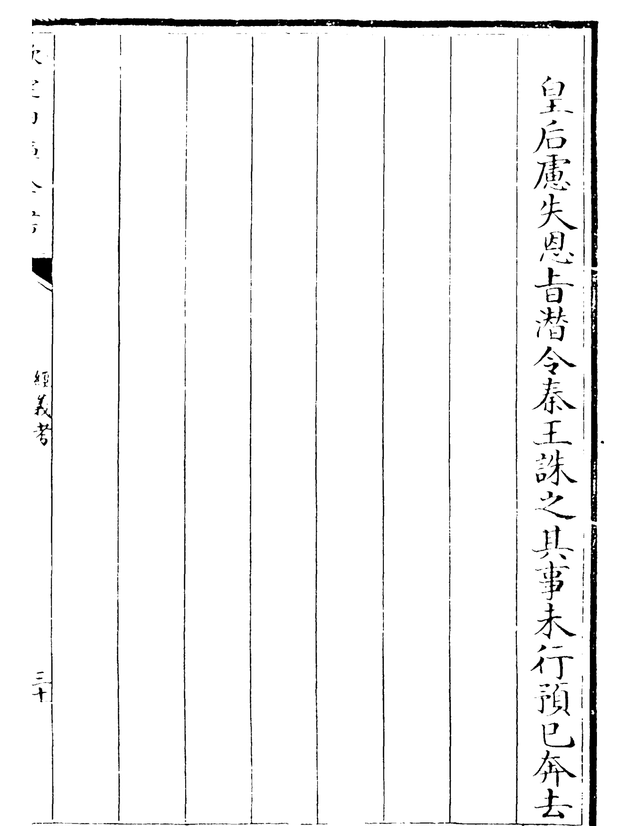
存

同谷子五子之歌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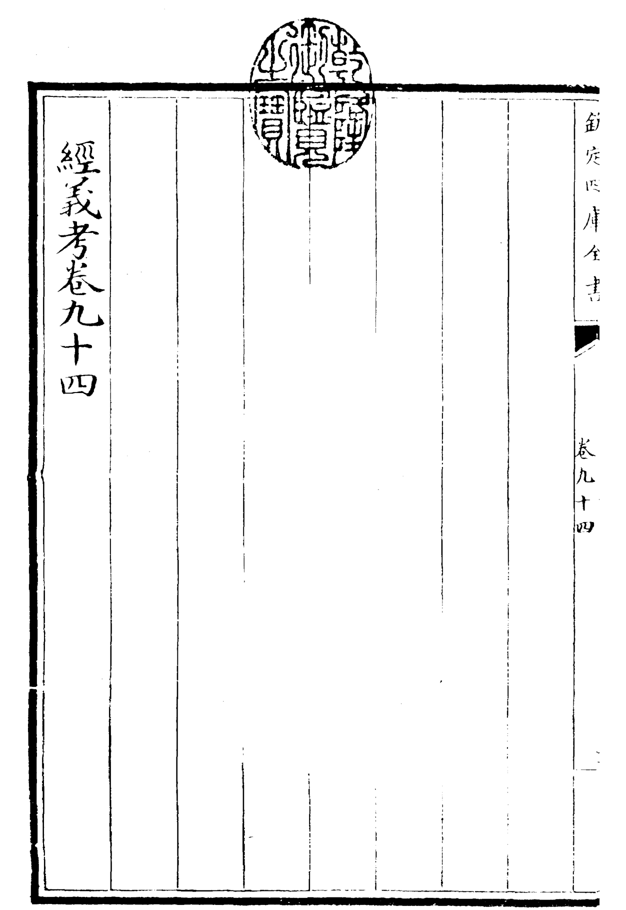
五首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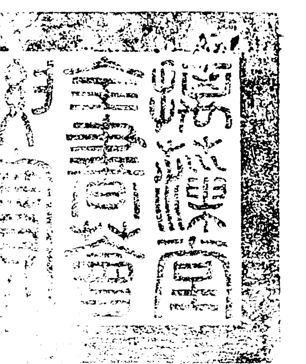
何光遠曰天復中昭宗播岐時梁太祖與秦王茂貞羽檄交馳欲迎車駕何皇后恃其深寵不顧阽危酷好遊畋莜牧於兩舍之外踐踏苗稼百里飛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青牛琴袋酒壺俱在牛上自稱同谷子不顯姓名直詣行朝上書兩卷論十代興亡之事叙四方理亂之源帝覽其書數日減膳宣王驃騎賜之酒食同谷子唯吟太康失政之詩何



皇后慮失恩旨潛令秦王誅之其事未行預已奔去



經義考卷九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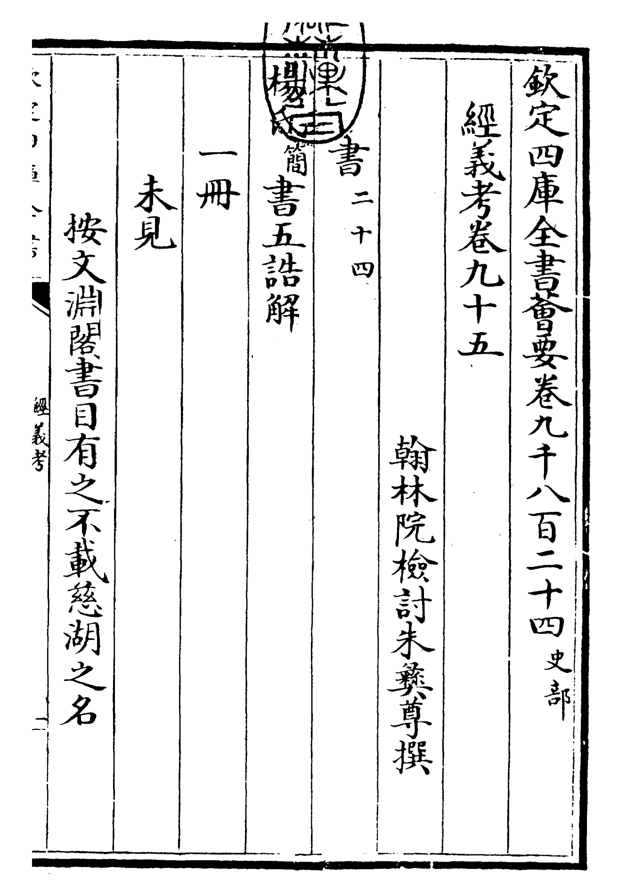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九十五至九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九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二十四

簡書五誥解

一冊

未見

按文淵閣書目有之不載慈湖之名

范氏浚湯誓仲虺之誥論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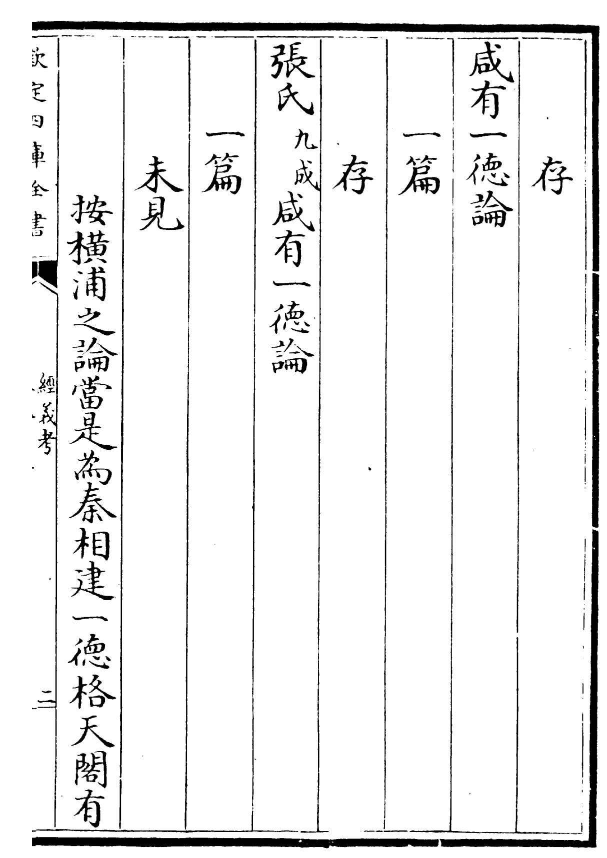
伊訓論

一篇

存

太甲三篇論

一篇



存

咸有一德論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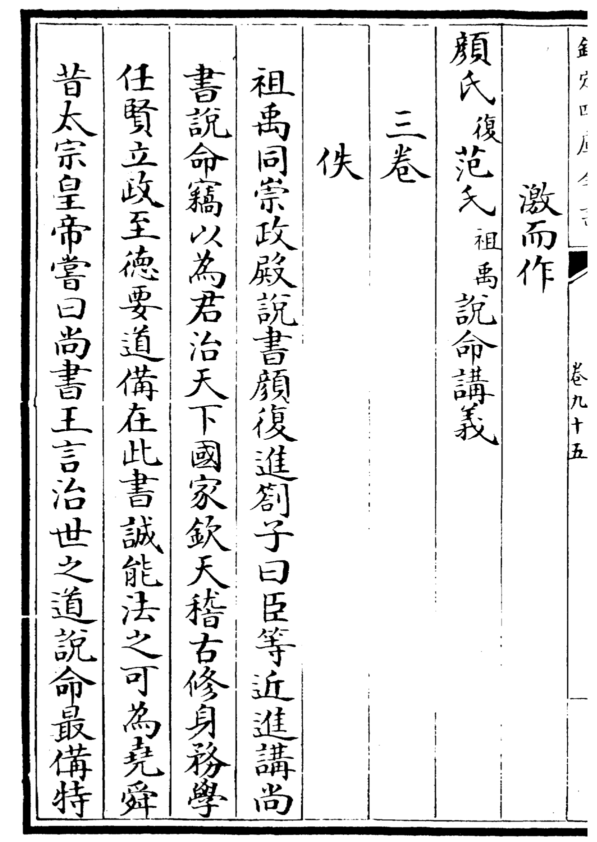
存

張氏九成咸有一德論

一篇

未見

按横浦之論當是為秦相建一德格天閣有



激而作

顔氏復范氏祖禹說命講義

三卷

佚

祖禹同崇政殿說書顔復進劄子曰臣等近進講尚書說命竊以為君治天下國家欽天稽古修身務學任賢立政至德要道備在此書誠能法之可為堯舜昔太宗皇帝嘗曰尚書王言治世之道說命最備特

詔孫奭講此三篇望陛下詳覽深思必有啓迪聖學之益臣等雖罄竭謏聞講解於前謹輙記錄所言繕寫成冊以備尋繹或賜顧問庶幾少助聰明之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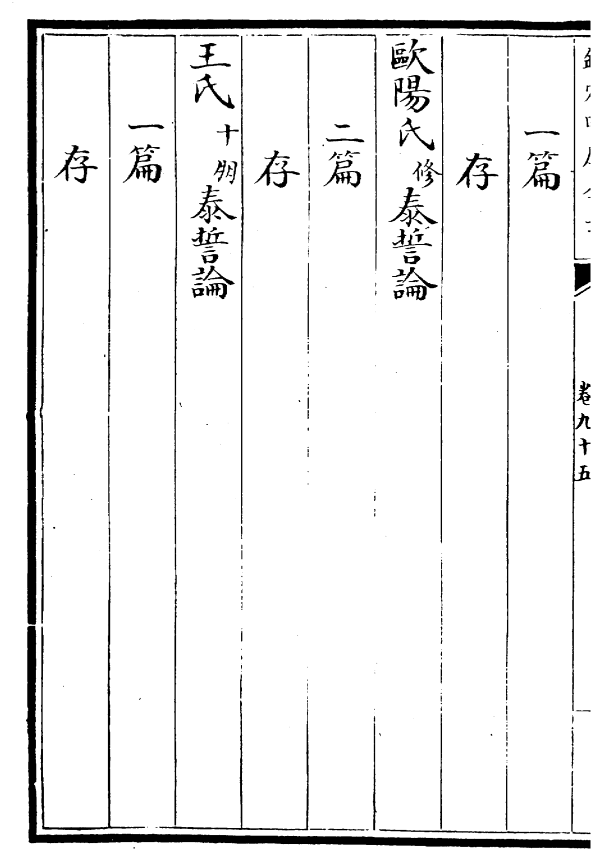
其說命講義三冊謹具上進

范氏浚說命三篇論

一篇

存

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辨



一篇

存

歐陽氏修泰誓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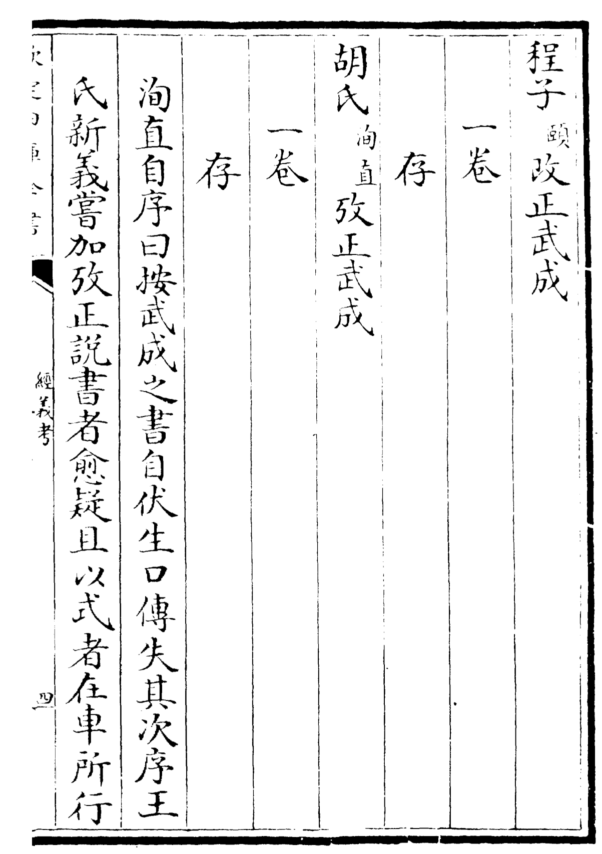
二篇

存

王氏十朋泰誓論

一篇

存



程子頤改正武成

一卷

存

胡氏洵直攷正武成

一卷

存

洵直自序曰按武成之書自伏生口傳失其次序王氏新義嘗加攷正說書者愈疑且以式者在車所行

之禮也式商容閭㑹當在歸至於豐之後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賔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首言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於周乃其時也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為之者至其終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為天

下之教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槩見矣是以驗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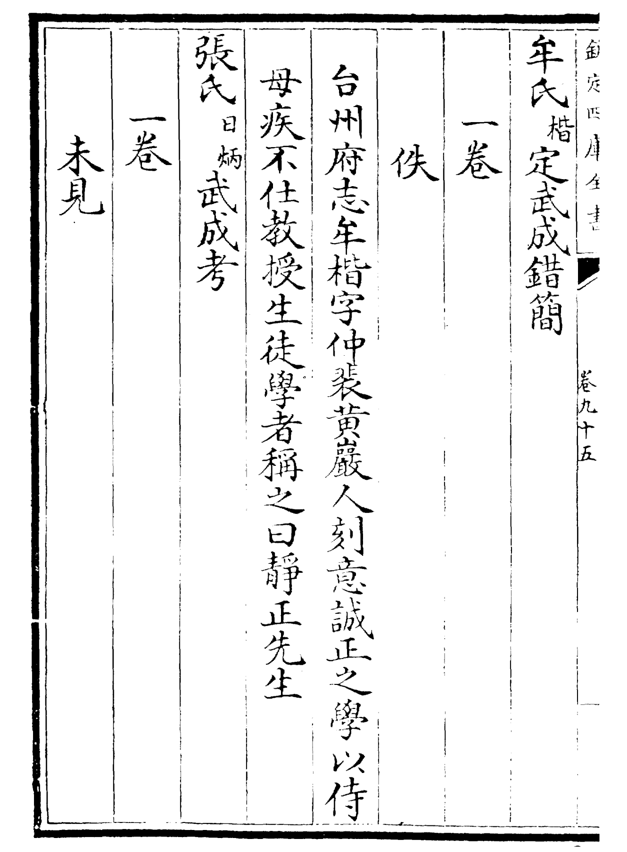
劉昌詩曰洵直字次魚清江前輩登科仕至别乘

江西通志胡洵直字次魚新喻人紹興己丑進士累官湖南提刑司幹官

朱子熹攷正武成次序月日譜

一卷

存



牟氏楷定武成錯簡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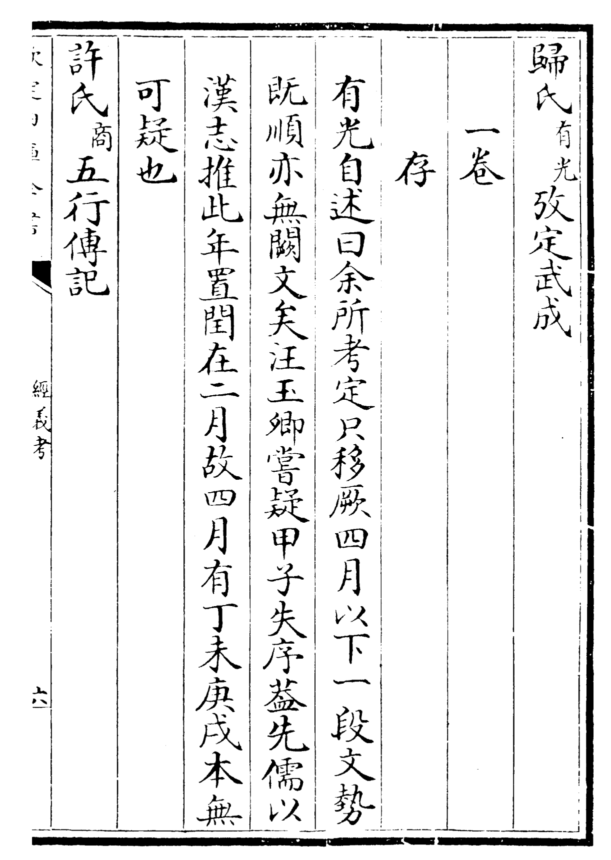
佚

台州府志牟楷字仲裴黃巖人刻意誠正之學以侍母疾不仕教授生徒學者稱之曰靜正先生

張氏日炳武成考

一卷

未見



歸氏有光攷定武成

一卷

存

有光自述曰余所考定只移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葢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許氏商五行傳記

漢志一篇

佚

漢書長安許商長伯善為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炔欽幼卿為文學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輛儒者榮之

晉書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

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

劉氏向洪範五行傳記

漢志十一卷隋唐志有

闕

漢書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為散騎宗正給事中成帝即位以故九卿召拜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

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　又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　又曰劉向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王嘉曰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

植青藜杖扣閣而進見向闇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然因以見向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

沈約曰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

高允曰漢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

歐陽修曰箕子陳洪範條其事為九類别其説為九章考其説不相附屬向為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與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説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

吕祖謙曰劉向災異五行學博而未純其原出於伏生大傳

葉適曰劉向為王氏考災異著五行傳歸於切劘當世而漢儒之言陰陽者其學亦各有所主然洪範之說由此隳裂使經世之成法降為災異陰陽之書矣又曰洪範初不為災異而作庶徵所指明有效驗而學者乃以五行五事聯附為一春秋以來凡有變兆離析剝解門類而戶分之以是為格王正事則委巷小夫巫瞽之事夫豈不然而謂篤學好古自名如仲舒向歆者亦當爾與

趙樞生曰自大小夏侯明五行之後劉向遂著為洪範五行傳論其書不可見而見於班固漢書五行志者皆其遺法也

朱朝瑛曰劉向父子五行傳附會穿鑿固不足信雨暘燠寒風之分應於貌言視聽思洪範則有明文豈可槩置不講而謂一切事應俱屬謬妄哉若以雨合於貌暘合於言燠寒風合於視聽思雖復起朱子而質之將亦有所不能區别也箕子之言不若是之固

也

按許商劉向皆有五行傳記後漢郎顗傳引

洪範記辭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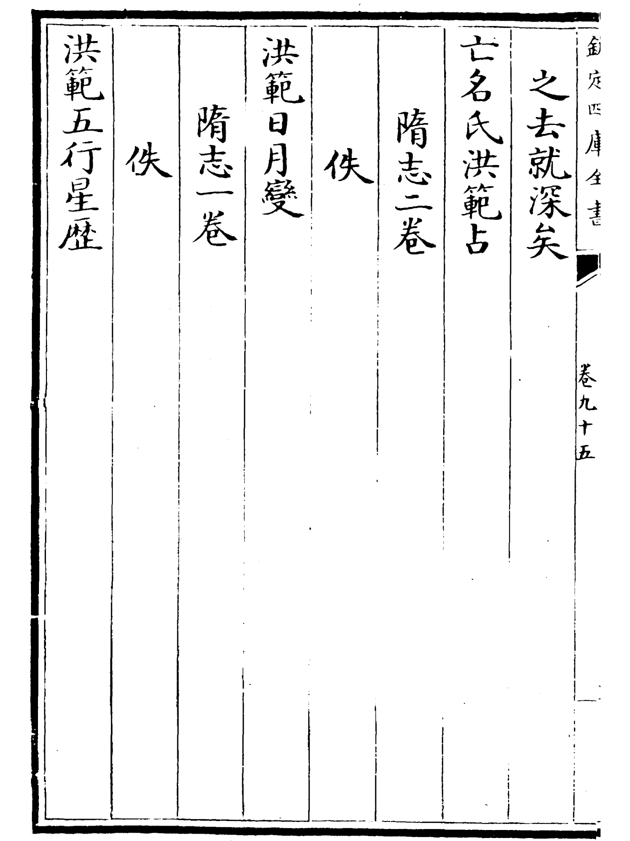
重華留之當屬劉氏書也

王氏名未詳洪範讜義一作皇極讜義今從中説問易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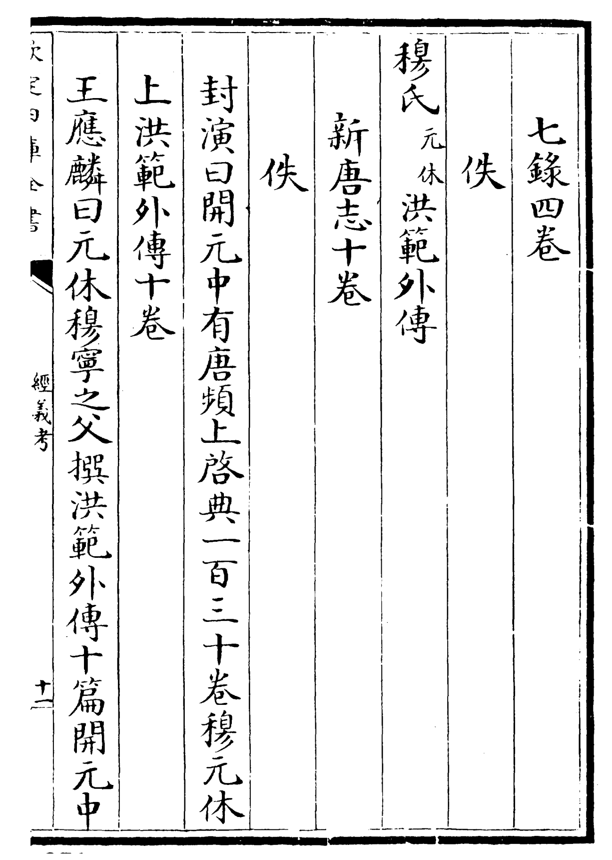
九篇

佚

孫通曰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



之去就深矣
亡名氏洪範占
隋志二卷
佚
洪範日月變
隋志一卷
佚
洪範五行星歴



七錄四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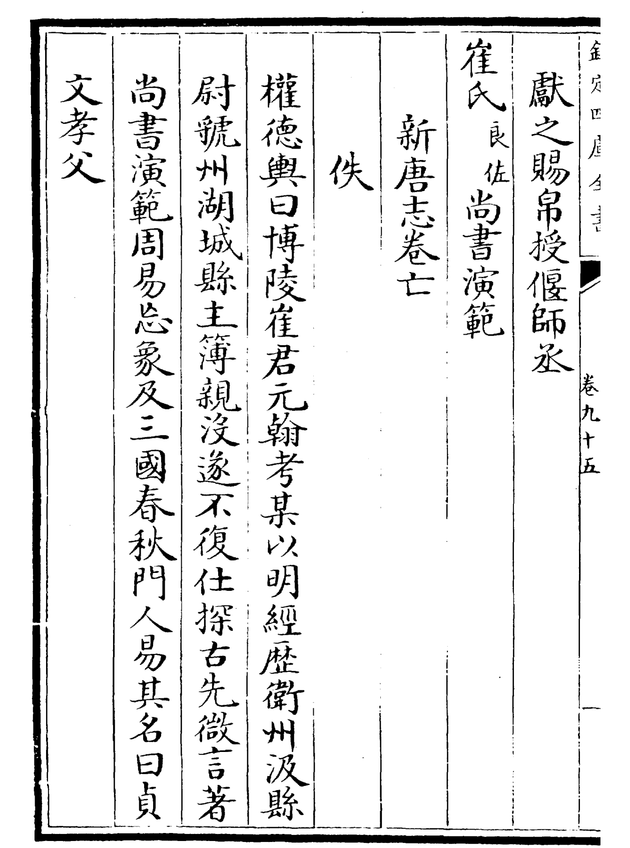
穆氏元休洪範外傳

新唐志十卷

佚

封演曰開元中有唐頻上啓典一百三十卷穆元休上洪範外傳十卷

王應麟曰元休穆寧之父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



獻之賜帛授偃師丞

崔氏良佐尚書演範

新唐志卷亡

佚

權德輿曰博陵崔君元翰考某以明經歷衛州汲縣尉虢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演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門人易其名曰貞文孝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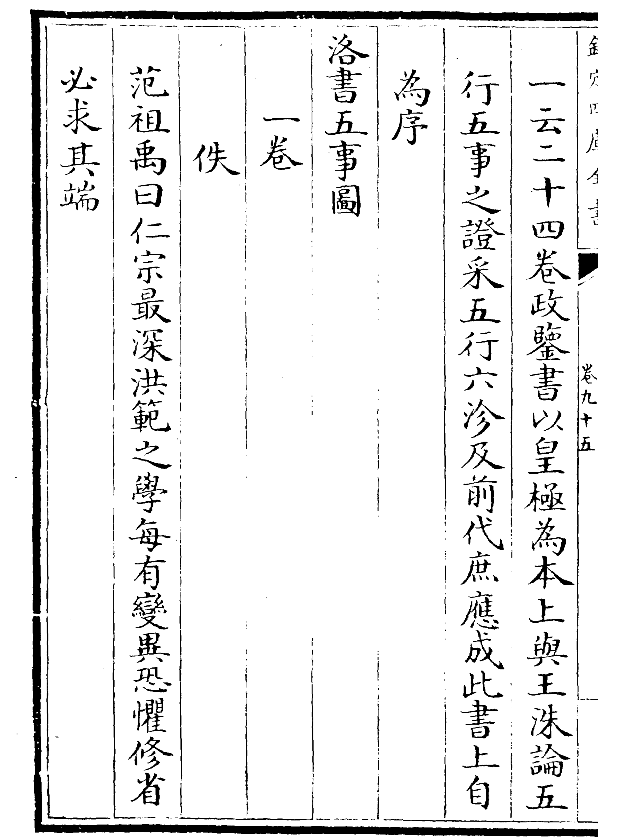
按權文公為元翰文集序不書其父諱攷新唐書宰相世系博陵崔氏第三房祁陽令抗子濟州刺史潛潛子鳳閣舍人承搆承搆子湖城簿良佐良佐子比部郎中元翰

宋仁宗皇帝洪範政鑒

十二卷

佚

王應麟曰康定元年十一月御撰洪範政鑒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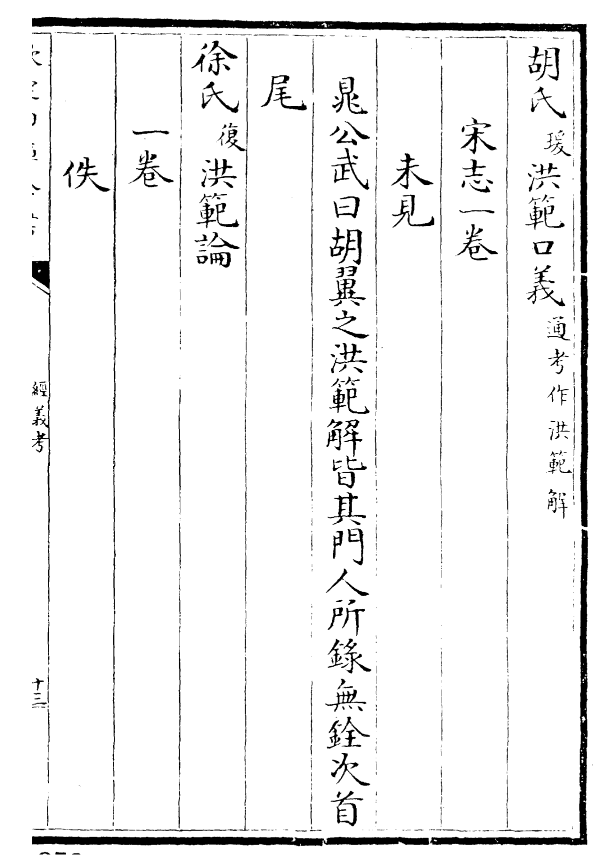


一云二十四卷政鑒書以皇極為本上與王洙論五行五事之證采五行六沴及前代庶應成此書上自為序

洛書五事圖一卷

佚

范祖禹曰仁宗最深洪範之學每有變異恐懼修省必求其端



胡氏瑗洪範口義 通考作洪範解

宋志一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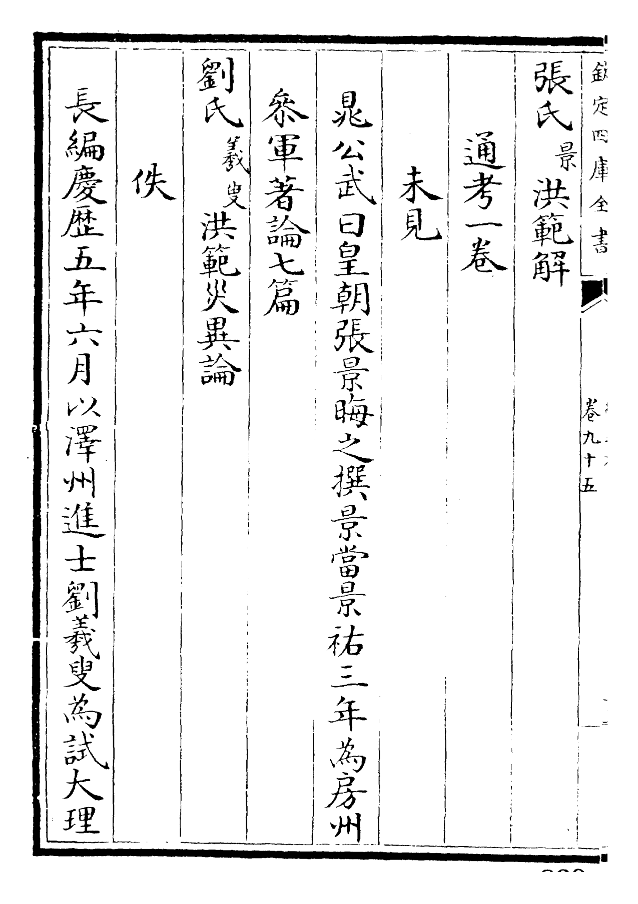
晁公武曰胡翼之洪範解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

尾

徐氏復洪範論

一卷

佚



張氏景洪範解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張景晦之撰景當景祐三年為房州叅軍著論七篇

劉氏義叟洪範災異論

佚

長編慶歷五年六月以澤州進士劉義叟為試大理

評士義叟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嘗注司馬遷天官書及著洪範災異論歐陽修薦之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蘇氏洵洪範圖論

宋志一卷

未見

洵自序曰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

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穽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褒經而擊傳剗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為新奇也　又後序曰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眊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説為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

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歷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作可知也令指人而謂之曰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

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閒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叅焉耳今劉以為皇極建而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為說其意以為不建則不能為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為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日削其爵使至一

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為重其責乎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為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葢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為而可以為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

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為二而必曰陰為陰雨為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葢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别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為土德而黄龍當見黄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黄龍而必謂漢為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

復多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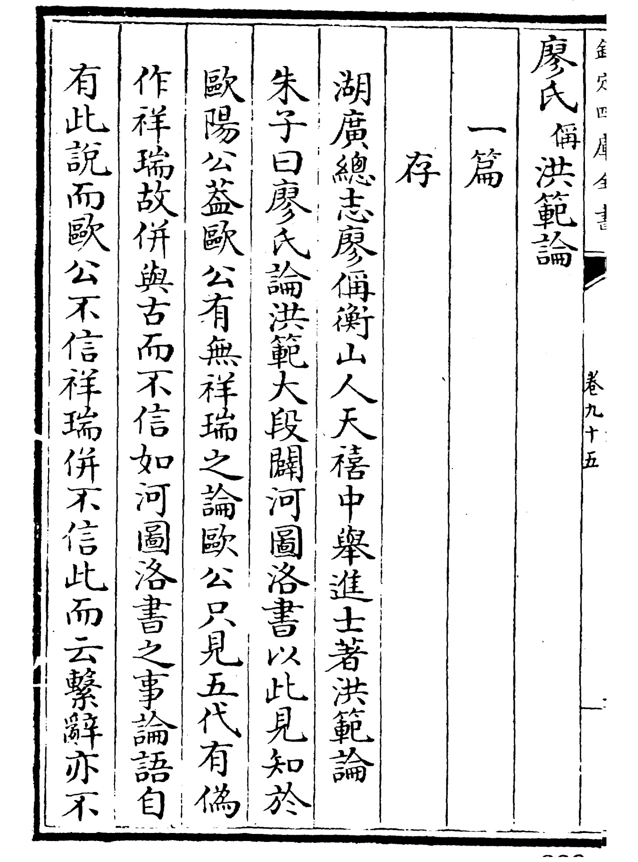
晁公武曰是書三論皆援經繫傳斥末以歸本二圖一以指歆向之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劉氏(彛)洪範解

宋志六卷

佚

蔣垣曰劉彛字執中福州懷安人從胡瑗學著洪範解周禮中義七經中義古禮經傳續通解



廖氏偁洪範論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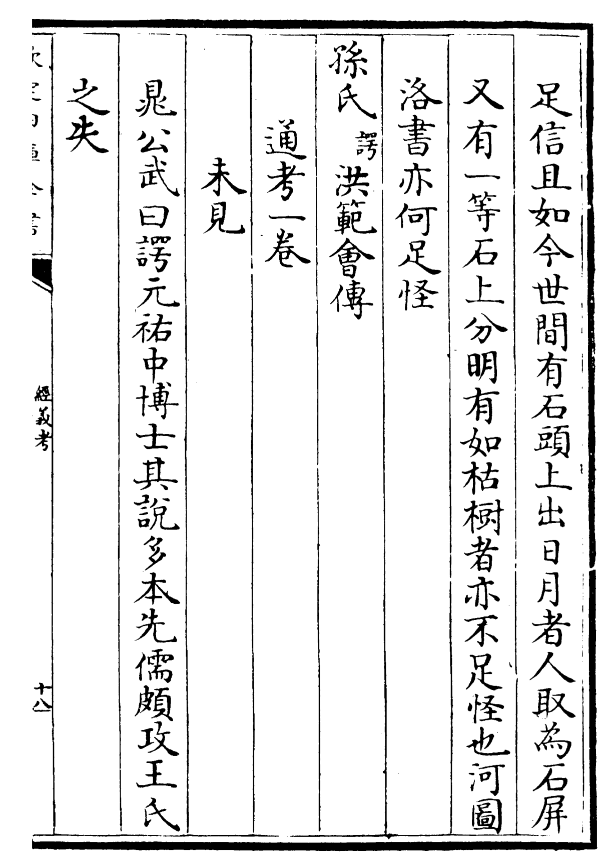
湖廣總志廖偁衡山人天禧中舉進士著洪範論

朱子曰廖氏論洪範大段闢河圖洛書以此見知於

歐陽公葢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偽

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

有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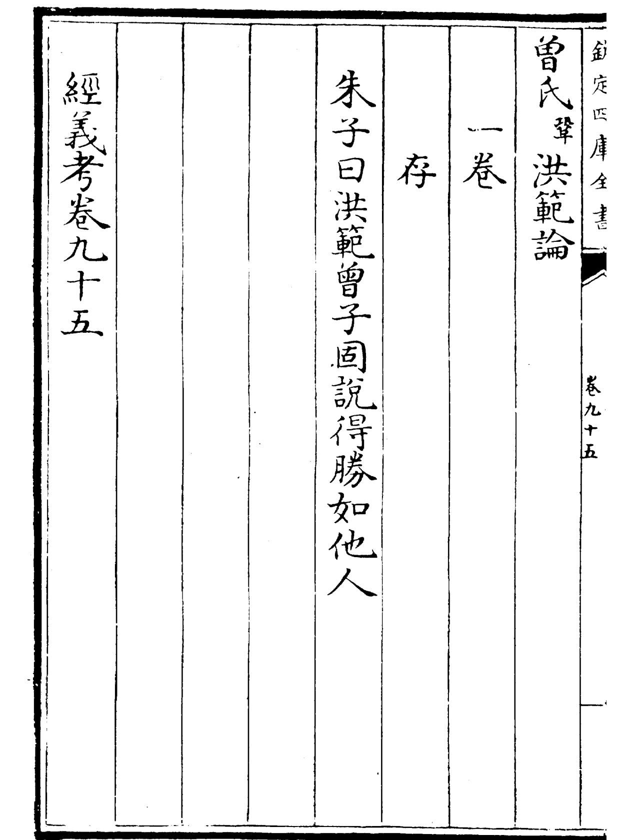
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為石屏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怪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怪

孫氏諤洪範會傳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先儒頗攻王氏之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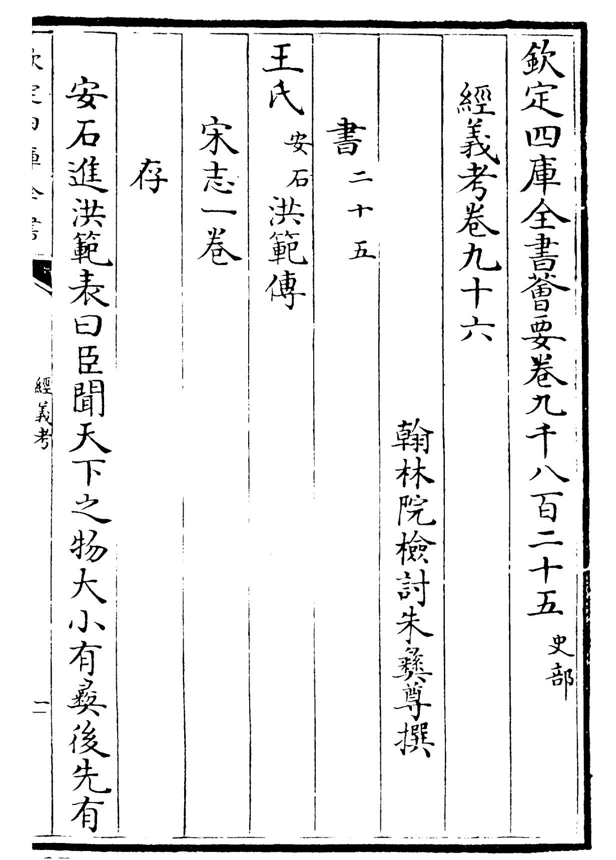
曾氏鞏洪範論

一卷

存

朱子曰洪範曾子固說得勝如他人

經義考卷九十五



經義考卷九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書二十五

王氏安石洪範傳

宋志一卷

存

安石進洪範表曰臣聞天下之物大小有彛後先有

倫序者天之道敘之者人之道天命聖人以敘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已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為天下利茍非其時道不虛行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之嵬瑣而興其豪傑以圖堯禹太平之治而朝廷未化海内未服綱紀憲令尚或紛如意者殆嘗考箕子之所述以深發獨智趨時應物故也臣嘗以蕪廢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講之官擢與大政又彌寒暑勲績不効俯仰甚慚謹取舊所著洪範傳刪

潤繕寫輙以草菸之微求裕天地　又跋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

傳註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

傳注者汩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為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耶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葢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葢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嘵嘵哉其亦不得已

焉者也

晁公武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為蔽而别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燠寒風而已大意言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陳善曰洪範金曰從革新義云能從能革而荆公洪範傳又云金性能從惟革者之所化二義不同

黄震曰荆公洪範傳其字義多足取者

余氏燾改正洪範

一卷

存

龔明之曰余燾字元輔方舍法欲行上書引成周事力贊之因命以官累遷至正郎後復上書改洪範篇自王省惟歲至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乃屬之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之下謂凡九疇皆有衍文惟四五紀無之至於八庶徵之後

既言肅時雨若止蒙恒風若意已斷矣而又加王省惟歲已下之文則近於贅或者是其說然為臺諫所彈不果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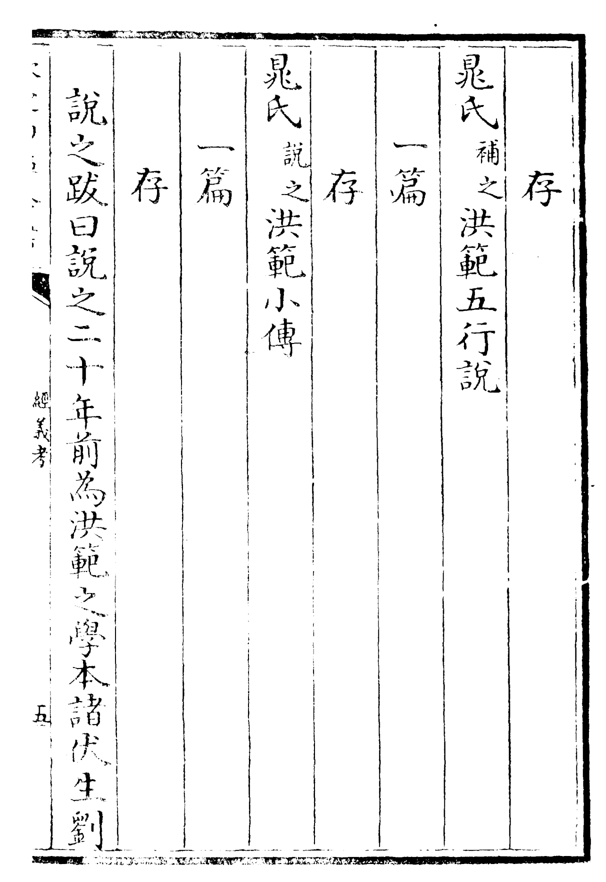
孔氏武仲洪範五福論

一篇

存

蘇氏轍洪範五事說

一篇



存

晁氏補之洪範五行說

一篇

存

晁氏說之洪範小傳

一篇

存

說之跋曰說之二十年前為洪範之學本諸伏生劉

向一行而古今之説不敢遺也爲傳數千言靖康丙午冬遇金兵於睢陽五世圖書悉巳灰燼寧論洪範之傳今年戊申冬漂流金陵遇東里好學後生標記予傳之五行於本書予見之欣然如覩再生之物也方抱病於冬至前一日作此小傳其次序則本泰山姜至之論五行則張廷評景發之云

曾氏_致_洪範傳

通志一卷

佚

盧氏頎洪範圖章

一篇

存

頎自序曰予以尚書洪範篇書於縑素施於屋壁有客覩之而言曰此其所謂君人之大法武王所以繼三為明葢能盡心於是也苟将諸吾君列乎鳳扆之右足以興三代之理予乃條其事為章以奏之

四先生洪範解要

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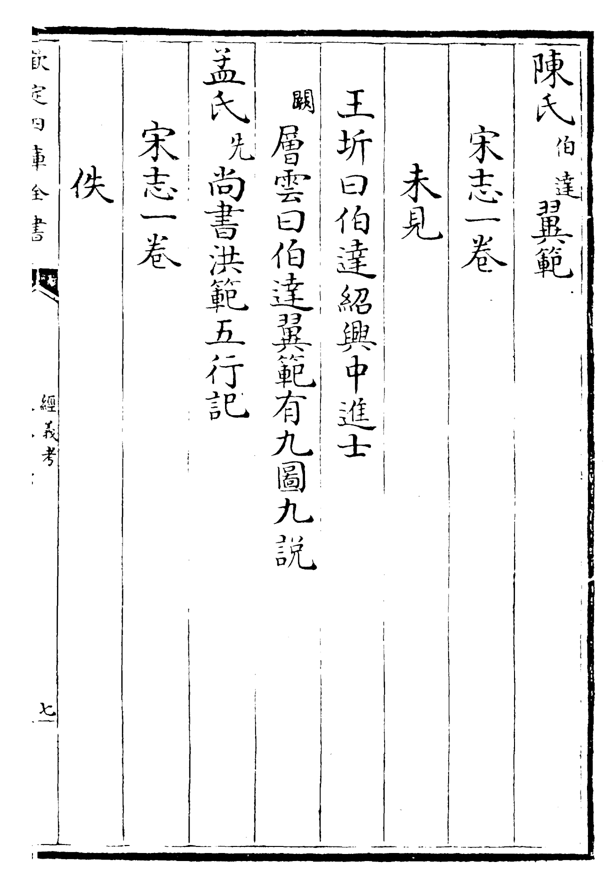
佚

按四先生者劉氏彝曾氏鞏蘇氏轍呂氏吉甫也

范氏浚洪範論

一篇

存


陳氏（伯達）翼範

宋志一卷

未見

王圻曰伯達紹興中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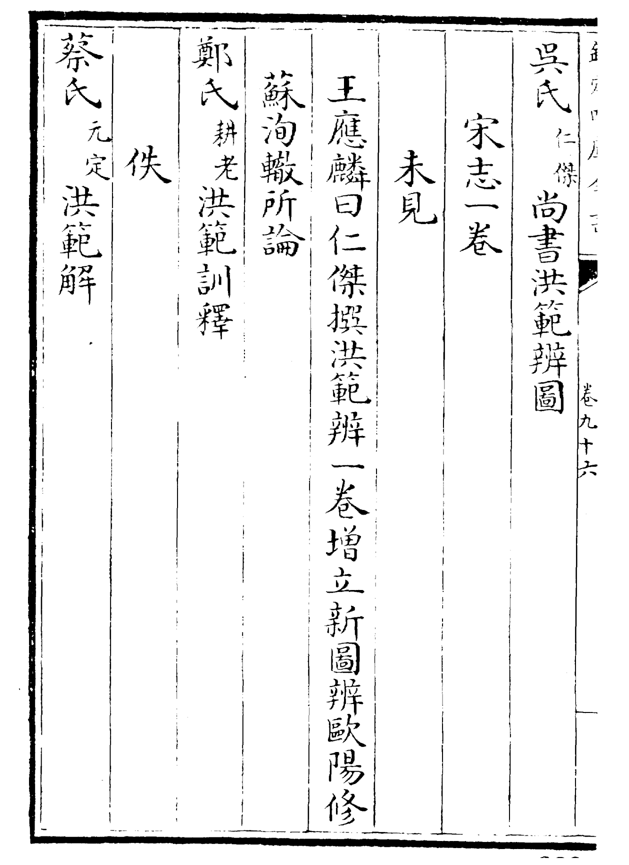
闕

層雲曰伯達翼範有九圖九説

孟氏（先）尚書洪範五行記

宋志一卷

佚



吳氏仁傑尚書洪範辨圖

宋志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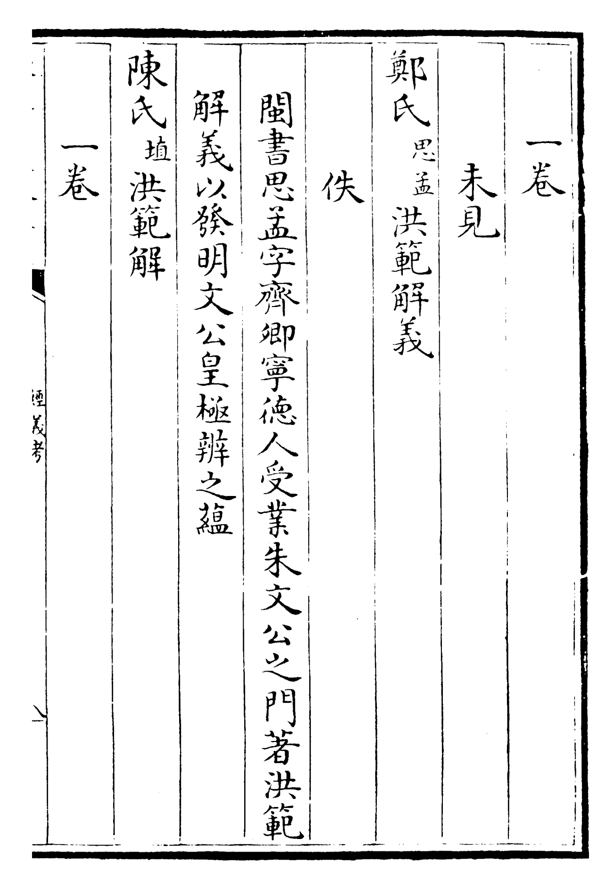
未見

王應麟曰仁傑撰洪範辨一卷增立新圖辨歐陽修蘇洵轍所論

鄭氏耕老洪範訓釋

佚

蔡氏元定洪範解



一卷

未見

鄭氏思孟洪範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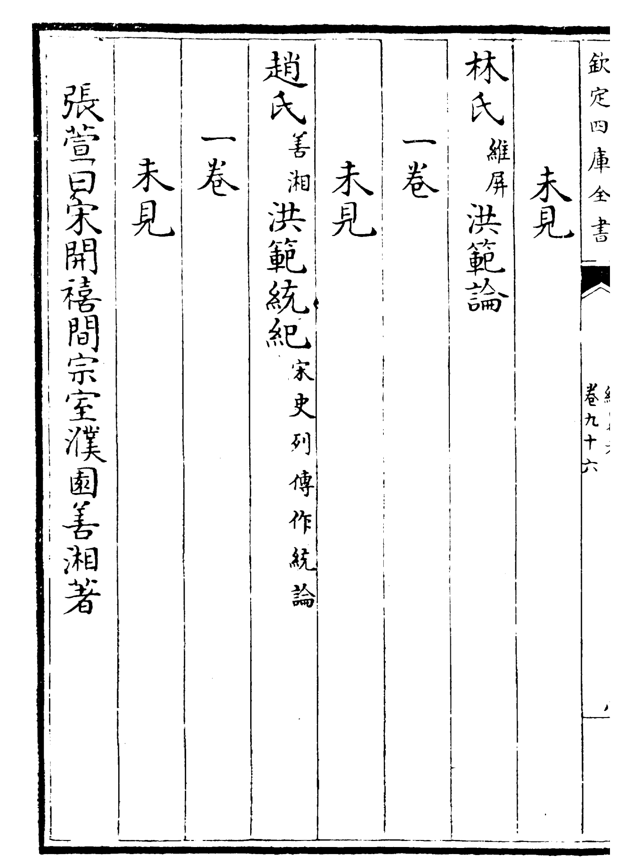
佚

閩書思孟字齊卿寧德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著洪範

解義以發明文公皇極辨之藴

陳氏埴洪範解

一卷



未見

林氏維屏洪範論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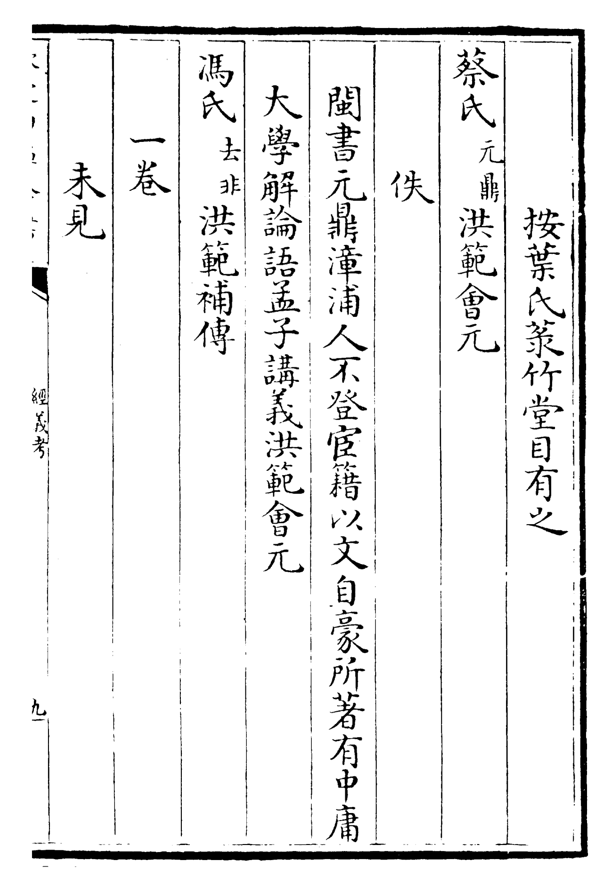
未見

趙氏善湘洪範統紀 宋史列傳作統論

一卷

未見

張萱曰宋開禧間宗室濮園善湘著



按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蔡氏元鼎洪範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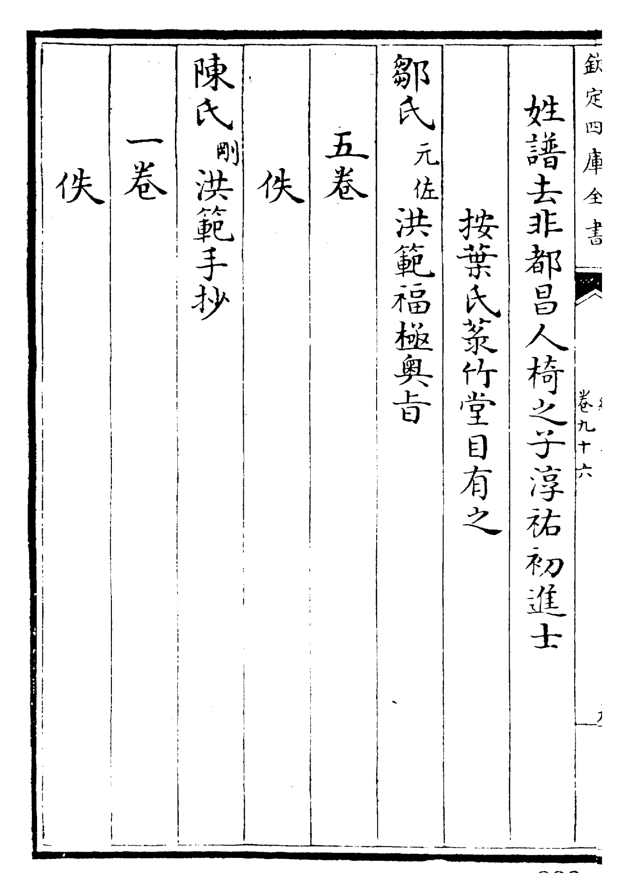
佚

閩書元鼎潼浦人不登宦籍以文自豪所著有中庸大學解論語孟子講義洪範會元

馮氏去非洪範補傳

一卷

未見



姓譜去非都昌人椅之子淳祐初進士

按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鄒氏元佐洪範福極奥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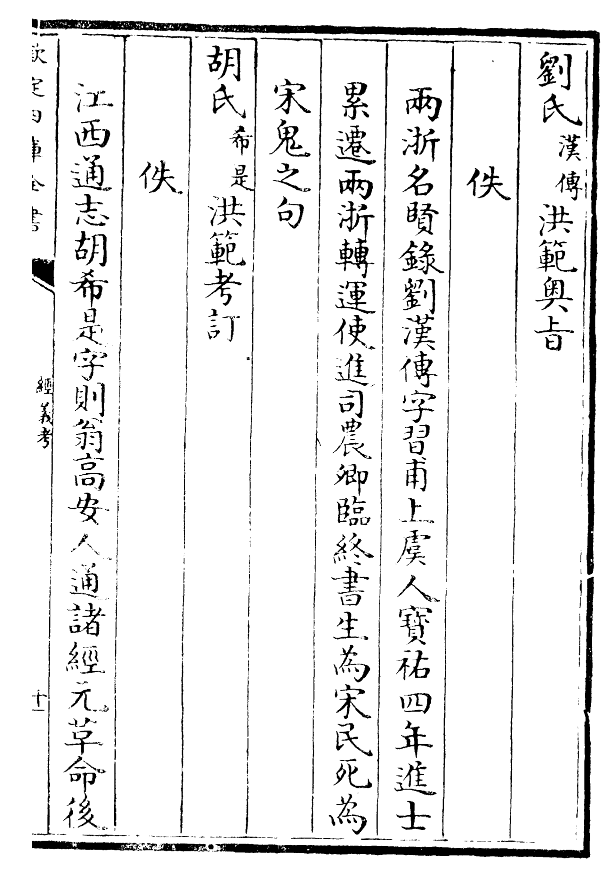
五卷

佚

陳氏剛洪範手抄

一卷

佚



劉氏漢傳洪範輿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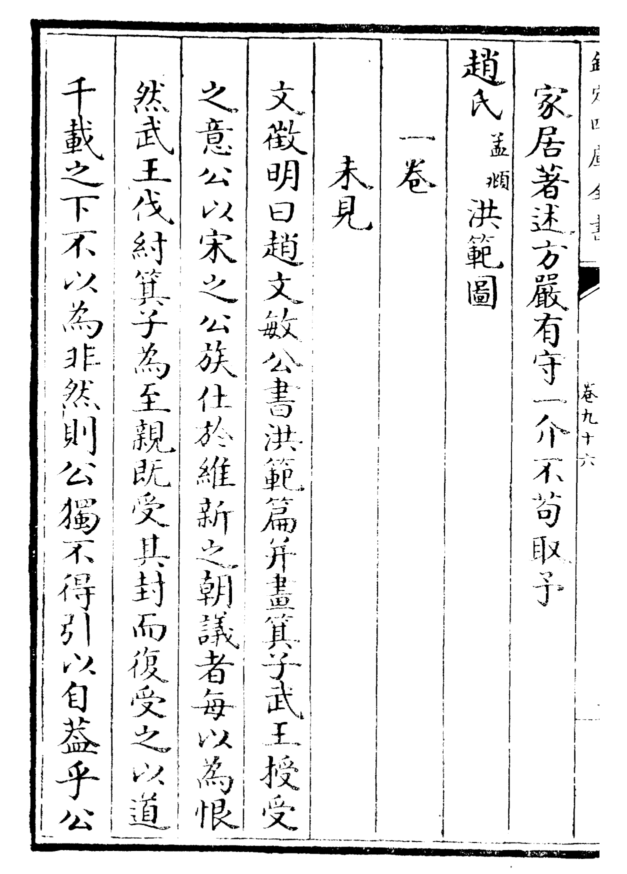
佚

兩浙名賢錄劉漢傳字習甫上虞人寶祐四年進士累遷兩浙轉運使進司農卿臨終書生為宋民死為宋鬼之句

胡氏希是洪範考訂

佚

江西通志胡希是字則翁高安人通諸經元革命後



家居著述方嚴有守一介不苟取予

趙氏孟頫洪範圖

一卷

未見

文徵明曰趙文敏公書洪範篇并畫箕子武王授受之意公以宋之公族仕於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為恨然武王伐紂箕子為至親既受其封而復受之以道千載之下不以為非然則公獨不得引以自蓋乎公

素精尚書嘗為之集注今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

胡氏一中定正洪範集說

一卷

存

貢師泰序曰伏羲觀馬圖而畫卦神禹因龜書而敘

疇至我夫子繫易乃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

圖書似皆為畫卦出而敘疇若無與焉此千歲之下

辨議紛紜雖更周邵程朱諸大儒之論猶莫知所適

從也況九疇之傳錯出乎五皇極之下蔡氏注書竟莫之正是學者不能無惑焉會稽胡君一中深有得王文吳三先生之說摭其所長而訂正之分經别傳以傳附經自成一書名之曰定正洪範然後義理明白脉絡貫通而神禹叙疇之義粲然如指諸掌夫龜書馬圖自周程朱子固未嘗易置其名今胡君直以圓九為圖方十為書而畫卦者兼取之以分先後天其卓然有見者哉雖然神聖有作動與天合使龜龍

不出於河洛則卦固畫疇固敘也感麟而作春秋觀兎而知易象變通交互理無不在非深於道者其孰能與於斯

一中自序曰洪範一篇曾齋王先生本心文先生草廬吳先生皆有考定本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竊因括蒼鮑氏有定正武成之論以竹簡每行十三字而定其差推之於範則史氏之叙五行初一以下為疇之經大禹本文也以河圖九數為綱以洛書十數為目

一五行以下亦禹所授之章水曰潤下以下則箕子所釋之傳也二五事至福極皆然九章皆當析大禹之經箕子之傳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而八政五紀同傳五福六極亦然其文則因三先生所定各摭所長以正之初非自敢出於臆見以取繆妄僭踰之罪也意者竹簡每行十三字今詳其字數甚嚴不空一字其脫簡偶因文義斷處而差入今疏於每節之上於是作圖以明五行之配集註以著九章之旨然亦不

敢自是藏之家塾時出而質之同志云　又曰延平芹西徐氏道泰著河洛本始集先儒之說定九數為河圖十數為洛書以正啟蒙之誤其言曰河圖洛書皆出於上世伏羲則之以造易因河圖對待之位而畫先天八卦因洛書流行之位而畫後天八卦大禹復則之以作範以河圖九數為體叙九疇之綱以洛書十數為用叙九疇之目其叙九功則以河圖五行水火金木土逆尅之序為六府其治水別州則以洛

書水木火土金順生之序畫九州其說具載本始之書一中嘗為之校正而啟蒙之疑積有年一旦渙然氷釋且與甬東王太古氏所著易說問答之書若合符契葢以天下之理無不同所以合也嘗謂圖書之疑因漢儒洛書止以作範一言之誤而啟千載之惑越上韓明善先生性深以此言為然今因洪範定正之文取芹西之說而為之釋壹皆萃先儒之論以摭其所長而合禹經箕傳之旨俾可行於天下所謂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初非區區之臆說也

陳顥曾跋曰書經秦火而後出於孔氏之壁藏與伏生之所口授故或舛誤相承由漢以來未有更定之者會稽胡公允文獨因王文吳三先生所訂之旨更復詳考為定正洪範一編其用心可為詳且密矣竊嘗論之九數之列天之所錫也至理寓焉九疇之目禹之所叙也辭以發其理焉繹而廣之箕子之所推

也致詳以究其義焉序而辭者經也繹以詳之者傳也史臣列之始必不紊而編簡錯亂不能無舛允文定而正之非獨使學者易於觀覽而於聖賢之旨無復遺憾允文葢有功於洪範者矣公之令子温字尊道襲藏惟久不敢失墜今刻之三山郡庠是亦善繼人之志為可嘉也請僕識其後謹書以歸之若夫以九為圖以十為書則劉牧氏之說允文宗之其必有所見矣他日請從尊道示其要領庶相與懋明之

黄虞稷曰一中字允大諸暨人元紹興路録事

謝氏章洪範衍義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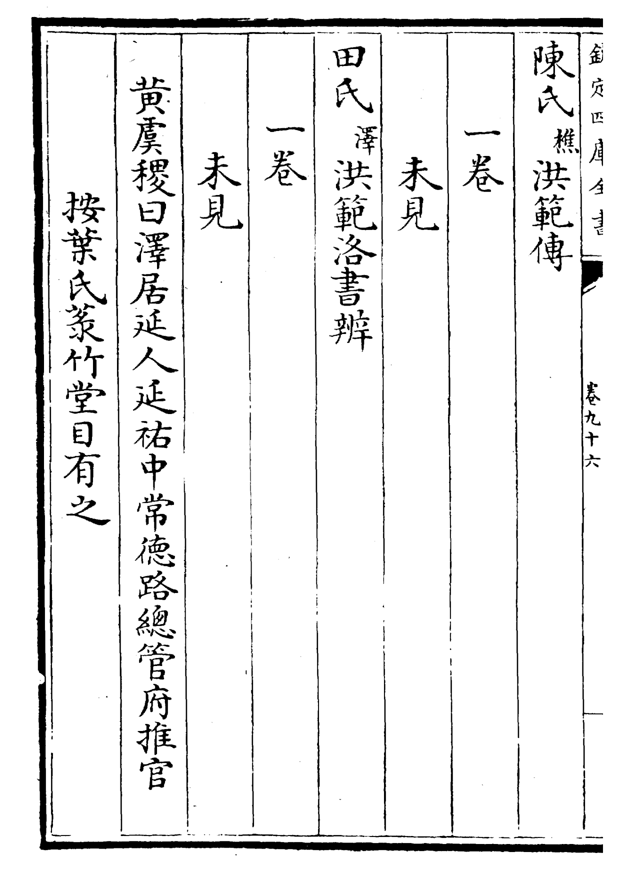
吳師道後序曰洪範一書有大禹之言有箕子之言自爲紀傳其文甚明而傳注者昧焉孔氏以初一曰五行止威用六極爲禹所第叙而不及其餘中又頗有錯簡先儒或是正一二而未究故讀書者不能無疑謝氏章作衍義考圖數之錯綜而推極其變萃經

說之精要而發明其遺可謂用志於此矣但其開端之說引禹謨九功即為九疇謂範為箕子所自陳因九功而演者其言曰六府繼以三事五行繼以五事九功繼以戒休董威九疇終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禹列穀於金木水火土之次箕子則專言五行而以稼穡歸之土之甘三事衍為五事一德衍為三德五事八政無非利用厚生之本五紀庶徵莫非五行之順逆至其次序或有差互則若易先後天之不同其

言灼有明證若合符契夫以二篇相望於簡册之間數千百年習而不察謝氏獨能舉以為說亦異矣竊有疑焉神龜負文禹則之而叙以為疇若五行五事
蓋以次第而定每疇之下又條陳其目若一曰水二曰火之類皆禹本文自水曰潤下而降乃箕子釋經而為傳餘疇皆然惟八政一疇獨缺爾且禹謨曰功
洪範曰疇二字未嘗互見謨陳德政教養之事範著天道人為之蘊範之體段固大於謨彼所云功者指

其成績而言可言順而不可言逆可言吉而不可言凶若六極者亦可以言功乎戒休董威義主勸督九功之事曰休曰威雖與作福作威者類此指君之所得為而福極葢有君所不得為而多係於天者矣使謝氏而曰禹因九數故功亦以九名而事亦出於範互相發則可直以為洪範有數無詞大經大法皆出於謨是則不深考禹經箕傳之過也昔南豐曽氏亦嘗謂謨言六府則範言五行六府次以三事則五行

次以五事九功言戒休董威則九疇言庶徵福極帝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嗚呼為是說者非謝氏之比矣謝氏其勦以為己說而故異之者與故凡讀書者必先畫句段正文字辨述作而後義理可尋不然則雖善其說而攷證踈攷證踈則乖刺牴牾而不合不合則又何足以為善邪吾鄉仁山金氏嘗深究洪範之說而定著經傳見於書表注今亦頗行於時愚不復述特辨其大旨又使學者知表注之為有功云



陳氏樵洪範傳

一卷

未見

田氏澤洪範洛書辨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澤居延人延祐中常德路總管府推官

按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陳氏希聖洪範述

未見

經義考卷九十六